



PL

26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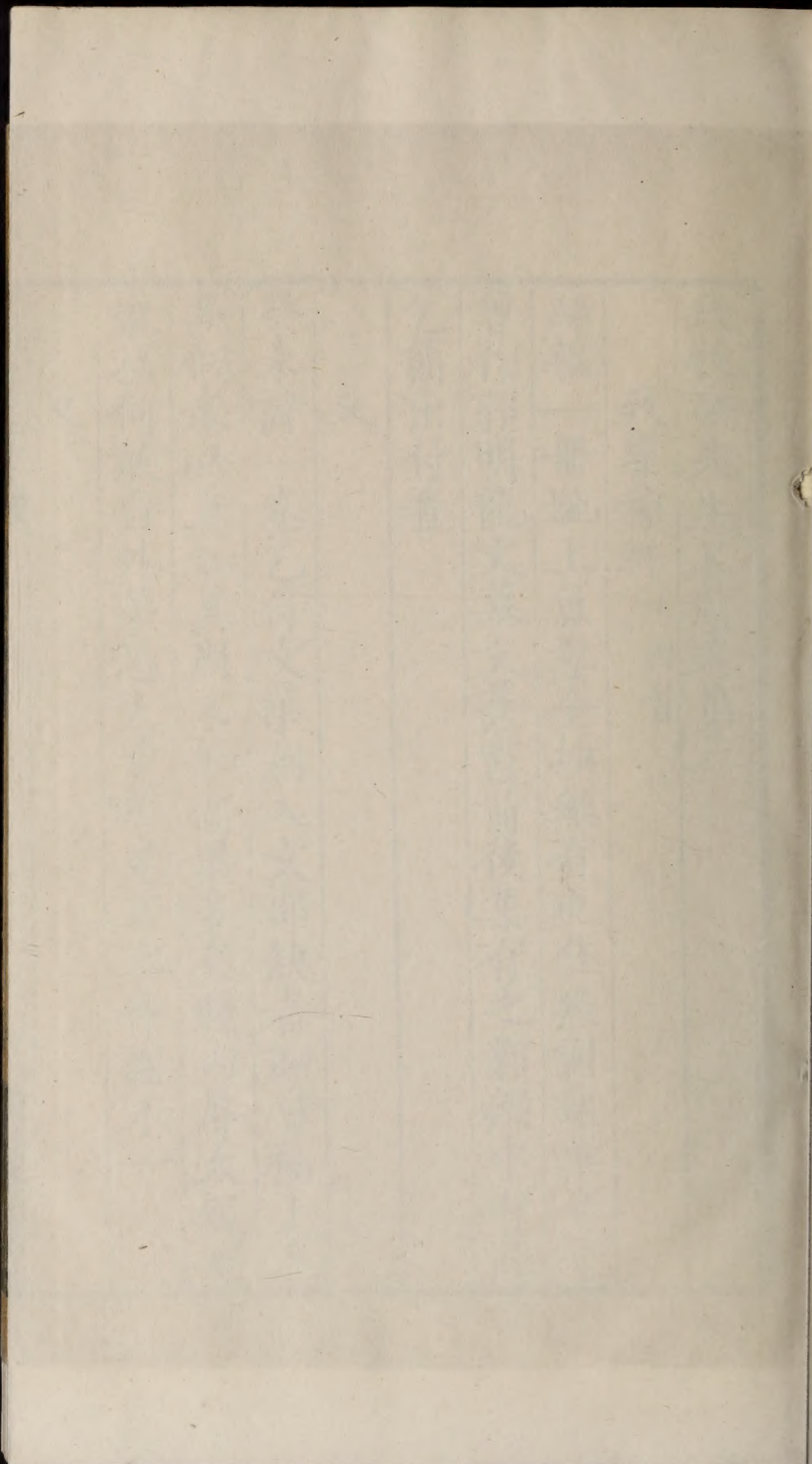
K84Z53

1699

V.4











錢牧齋先生尺牘卷第二

致瞿稼軒

十四首

邸報一冊馳上魚婁全抄無有也佳點謝謝葉臺老  
曾作郭明龍文墓文蒼霞前後集有之鄴架中有此  
乞簡出付看

又

癸未詩一卷乞付文華刻入文部缺者即日補上也  
墨似未必真如真則不如新墨多矣賤內辱太親母  
寵招何敢自外第恐太費華筵耳容伸謝不一

又



撫臺書適遇顧瑞老在郡遂手致去尚未得報也若  
偕景之丈往晤切須道及此事萬萬不可肩任萬萬  
不可輕易入告更不可放鬆片字因有人謂此舉出  
吾輩求題借徑又多一番葛藤也

又

僕一身之進退如鴻毛耳今已置之度外矣世道不  
可不深慮此足下與諸君子之責也此稿宜急覓一  
人上之

又

張平事墓志草完奉看此君死義事委曲筆下頗費



斡旋也覽畢即付梓人何如

又

小樓卜築重荷玉趾但以輶褻爲媿耳看菊自當如  
約伯欽日下即到少待之何如

又

歐陽公祖當力薦請見也請致疎慢之意宣黎分惠  
甚感此刀非倭乃苗刀之不中用者耳漁仲有數字  
亦殊草草也

又

出門數日須有種種料理觀梅之約且待來年矣昨



夕承春酒之貺與犬子共酌以拜明德未及致謝歉甚草草不一

又

劇甚佳不可不看三山托相邀甚切今日亦當一赴以慰其意也詩稿附去即發下爲妙精點領謝歸期定在數日內也

又

詢知貴恙已霍然未及面晤爲愧犬子亦向安矣張君尚未枉顧也此事容細商之未可草草似理公處已有先入頃面破之也



又

內人性頗恣憑再三商榷以爲必待小樓成後奉屈  
太母然後可以赴召其意確不可回似亦一念恪慎  
非有他意只得聽之也更俟面謝不盡

又

和韻四首風致婉麗以巴人之唱而辱陽春之和吾  
滋媿矣拙集已料理三卷乞付文華即當續補以湊  
十卷之數舊作似難再投也

又

華堂曲晏大費郇厨附謝不盡日來寂無所聞得見



西賓一紙皆新奇可喜之甚世界安得不弄壞耶泉  
酒領到謝謝

又

子求封事儘可觀却多留中者何也伯申歸若有新  
聞幸見示爲禱

答陳朱明

雒蜀之禍不謂近出里社不肖不能如市南宜僚弄  
丸而解兩家之難有俛仰愾嘆而已易曰近而不相  
得則凶左傳曰衆如水火焉不可爲謀今攻者在近  
援者在遠其若之何以理言之則曰反躬以事言之



則曰避地僕之進于高明者兩言而已卧病信筆不能多及

與王德操 二首

前往石湖弔張六老歸即遇雨與孟陽對奕中秋夜  
闔門殺死碁可一笑也台從入城詢知北信何如乞  
詳示之佳什即呈二兄共賞之矣

又

紙窗竹屋歲莫都無一事篝燈爲吾兄作詩序放筆  
蕭然頗堪自傲也專使奉覽未知吾兄以爲何如不  
至作佛頭着糞否朱雲子詩絕佳意象深厚皆從古

人得之而其序乃稱述楚中僉父殆英雄欺人耳如  
何如何獻歲可放棹過拂水弟與孟陽當掃衡門以  
相候也

與李孟芳 十三首

山中無主人猿啼霍然賴兄少慰山靈至曲體廬墓  
一語使我傷心痛骨孝子不置永錫爾類敬奉斯語  
以終身矣地方疏多一番查核識者以爲不如此則  
墻壁不固總是灾星未退不得早離囹圄耳種種近  
况令弟能詳述之窳窳之事當已竣役督工者知其  
勤勞亦須吾兄時時教誡并慰勉之宋墳一事不可



不早爲了斷非遷墳則還價事無兩是不得不責成  
言於培老也光甫先志日下酬應少閒即當捉筆幸  
爲致意子晉并乞道謝漢書且更議之不能終作篋  
中物也歸期想當在春夏之交把臂亦非遠矣附去  
二金爲尊嫂椒盃之費聊見遠懷也山子載茲仍在  
山中否念之念之

又

山中松桂仗兄代爲主人但累兄急難五岳時起方  
寸殊爲負愧也不肖此行藉聖明曲護留得殘生苦  
勘疏未到翹首待放要之期亦不遠荷戈行戍何減

陸地昇仙兄當覓靠壁清好酒爲我洗塵耳孟陽德  
操璧甫子晉山子諸兄晤間須一一道意顧孝柔仍  
住春暉否山中事亦多煩照管也鳴野歸附數行奉  
謝近况彼能悉之

又

郵筒中得手教不減會面歸田以來日惟屏居卧病  
無可爲兄道者今弟不得一子衿遂鼓篋入橋門貧  
士忽作壯遊心頗竒之愧無以爲助也過嶺以南山  
水竒秀更有賢主人辰夕晤對旅况知大不惡使人  
草草附復



又

兩過吳門俱鹿鹿人事不遑登堂奉謝每一念及如負芒刺也弟日來賤恙稍減次兒已逾百日稍知嚙笑正堪與賢郎作竹馬伴侶第未知吾兄果遂携家之願否耳所需告示即如台意寫去正恐不堪嚇鬼徒滋揶揄奈何奈何璧甫閒中可拉來一晤否甚念之也

又

當今世界是處畏塗况嘉禾霅川之間何處可一措手爲德操地耶此等光景情事諒吾兄所稔知德操

古心之人吾兄何不從直相告而又作此委曲耶幸  
善爲我辭之今日子晉入城未知璧甫尚在此中否

又

移居詩屬次韻所謂珠玉在側使我形穢也宋玉叔  
所求文當於十日內脫稿與之且令其使者少待之  
爲妙耳蒼師并乞致意

又

案頭鼎爐欵式精古頗有類此者知爲佳品不敢奪  
韻士之清供也山中所乏者名花異卉欲效眉道人  
乞花故事幸祈轉致叔鳴兄覓得一二種見惠勝於



日南太守多矣佳扇少間即當書上草復不一

又

日來婦病未起老夫亦潦倒倦卧呻吟之音如相唱和未得偕子共觀拂水之奇乃恨事也丁卯集在馮二兄所可從彼索之子晉云云竟不必挂齒矣

又

小樓風雨時時爲遠客所苦舍此則無他事也楊忠烈志乞轉致子晉奈觀者頗衆得付梓以應之甚便王公書且徐徐因序文未作難於回札耳餘面悉

又



歲事蕭然欲告糴於子晉藉兄之寵靈致此質物庶  
幾泛舟之役有以藉手不至作監河侯也以百石爲  
率須早至爲妙少緩則不及事矣

又

培老携榼見過以清談雅集爲妙萬萬不可用優戲  
山中殊苦之也希爲致意至感

又

空囊歲莫百費蝟集欲將舛州家漢書絕賣與子晉  
以應不時之需乞兄早爲評斷此書亦有人欲之意  
不欲落他人之手且在子晉我足亦易辦事也幸即



留神

又

昨因兩耳暴痛不能肅客入夜兩腮俱腫耳中蓬蓬然不聞雷霆恐爲濟老之續苦甚程年兄尚未能晤須少間然後擁彗幸爲致意并致意子晉如有好停耳方幸示之省得用東坡馘耳法也

與陳益吾

三首

郵書甚難即覓便羽之的者可以致之不必相促之頻煩也所云送還之物一一封識必不敢爽分毫前權收本非吾意也幸明告之

牛車八痛卷二  
又  
事已有緒而決裂至此殆鬼神爲之也陰陽消息或  
有其候靜以俟之不敢忘初念耳一切護持自當效  
力此公未行之前尚當遣力密致之也手勒草草

又

但當飄然遠引豈可自投網羅此歸真大誤矣不肖  
之心力已無所不盡若道尊則與不肖無交不能爲  
未同之言乞別圖之可也前尊帖中原數并帖奉趨  
此本心如此幸勿相訝賤恙委頓草草不一

與陳崑良 二首



朱陳之約舍表姪深以齊大非耦爲歎僕謂道誼契  
合重以婚媾絲蘿喬木有何彼此况當渝色驚疑之  
日正多昏殺禮之時期以桂馥之時請畢桃夭之好  
仰候高明俯成嘉禮必不以宋子河魴貽古人婚娶  
論財之議也即有松行草瀆奉訂歸時即當奉賀并  
領三千六百鍾之賜也

又

湖上遊客如林老人無處着脚從宋王叔索得百餘  
金僅供往還之費落得與一二名僧俊人盤桓一番  
耳洞庭舊遊一切如夢今歲亦無一人以片紙相聞

者八十老人世皆嘖爲長物何堪爲人作曹丘生耶  
拜命之辱幸勿以爲訝云云此格外存問之禮當歲  
凶盜劫百費蠅集之候自謂不遺餘力矣味來教似  
猶存乎見少此非所望於知己也秋熱未退伏枕草  
草歸時幸一枉晤爲荷

與王雙白

二首

別後念甚頃得信知已定山棲之計收拾身心親近  
知識此是中年第一好着數更不可放袋裏糊獮東  
跳西踔也敬慎二字自是我輩安身立命若兄所云  
畢竟從世界風波上起見便與本分風光都不相涉



況人生有命只須鷄猪魚蒜逢着便喫自有無量受  
用也老和尚中秋入院虎丘酒肉道場變作清淨佛  
國聞之亦爲色飛寧有不願隨喜耶靜魚二老更得  
把晤尤爲快事正恐有大護法宰官如洪爐熾炭不  
耐作一塊小小冷冰耳蒲萄已好釀酒尚苦漿水未  
足更須數日方中用耳釀成奉作西域第一供養不  
須作畢吏部也一笑

又

十九日之剋期赴會不意中秋足疾又發大抵腫脹  
之苦時止時作不可爲典要行步欹危足脛無力恐

其遂爲痼疾只得扶床繞榻蹣跚而止謹遣一介奉告堂頭和尚兄當爲鄭重委曲布此苦衷憑仗神力旦夕當趨奔頂禮不敢逭愆期之罪也草率奉瀆不

與陸孟鳧 二首

衰病之餘重以寒疾委頓床蓐屏居堦戶再失良晤即邑侯軒車式廬未遑擁篲度知已能恕疏節也頃聞里社諸生文社蔚起束修砥行斌斌然復見鄒魯遺風而邑父母方留心教育鼓吹大雅鐘鳴谷應實一時之盛事免園老生誼當躬率子弟樞衣鼓篴於



琴堂之下而病不克往諸生多絳帳門徒夙荷陶鑄  
則仁兄宜先弟往矣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扶杖以觀  
絃歌之治則吾二老人之厚幸也力疾草草不復多  
及

又

聞巫咸祠記即欲勒之於石而吳門馬天遊適來今  
之伏靈芝也如以屬之當令敝文增價不媿寒山一  
片石矣乞轉致王邵兩公爲荷

與嚴伯玉

二首

舟次枉顧不獲倒屣朔風塞路相望淒然頃接手教

以毛氏糧務相聞僕八十衰老絕口不談戶外事久矣毛氏昆仲以子晉遺命許刻金剛箋註間一會面自刻經之外不復闌及他語近亦久不聞問矣舅甥至戚豈須外人關說況少年盛氣老人多口徒供其揶揄耳拜命之辱俟諸面請

又

道尊頃以訟牒下詢髻珠黍谷當有成議僕只藉手報命耳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兩家舉動皆是畫蛇添足惟望高明宥其童稚嘉與更始以仰副道尊質成盛意想諸公定無後言也惟即示報不一



與王兆吉 五首

新年掩關駐足失迂軒車知不以爲罪也仲恭家事  
自分寒灰枯木不爲此輩所齒錄不敢湯置一喙年  
丈偉望碩德鄉評倚重忍不出片言斷其曲直乎景  
之丈爲顧氏懿親得其立議即王書亦必信服他可  
知也爲亡友又復饒舌當不惜知己一笑耳諸不多  
及

又

昨枉存失迂爲媿頃顧僧忍自睦州歸備述其年來  
漂流之苦痛自懲創有少游欵段下澤之思其兄旣

遠遊家門伶丁不絕如綫朗仲之後淪替如此深可  
念也知年丈深加愍恤幸爲加意護持本芝子張二  
兄并爲致意諸侯面悉

又

昨金如枉顧初不知大父母原稿云何頃得捧讀則  
見其援事據理有倫有要丹書較著斧鉞凜然一字  
一句悉皆金科玉條也在不肖惟有稟仰德音首俯  
心戰即銜佩之衷口不能盡豈有不靜聽處分反事  
推敲之理乎若諸老兄丈垂念衰劣婉曲調停則不  
妨台詞以請於大父母求其於原稿中稍委蛇一二



語以開其一面之網則在不肖無不降心以相從而  
大父母覆幬深慈諒亦不吝化工之筆也若謂與公  
議不相照應則殊失大父母主持風紀之深意在不  
肖又豈敢聞命耶燈下信筆草答伏惟高明亮之

又

老眼昏花每一展卷輒欲揩摩不能已已承示金氏  
貞壽冊子的係國初時手筆起部伯熙在洪永間爲  
一時名臣張修撰止庵每嘆爲公忠廉介通達治體  
止於郎署命也今讀其示姪五言詩孝友至性奕奕  
紙上惜乎見之晚不及編入列朝詩選中殊可嘆耳

容作數語跋其後今姑歸上俾其後裔速爲整頓裝  
演成帙藏棄爲拱壁可也新茗領到此復

又

生平有二債一文債一錢債錢債尚有一二老蒼頭  
理直至文債則一生自作之孽也承委南軒世祠記  
因一冬來文字宿逋未清俟逼除時當不復云祝相  
公不在家也一笑

與陸勅先

九首

江村閉戶點注殘經送老白雲與世隔絕每至寒窗  
靜夜落葉打窗疎鐘殷床未免流思舊遊睠念知己



客歲見上巳文讌詩勝流高會猶念記存衰朽吟咀  
數四慨當以慷每願思促席一話以暢苑結而未遑  
也石林遺詩深荷剪拂悠悠世路但思錦上添花寧  
有肯啄冰嚼雪從寒灰枯木中著眼者乎承命自當  
效一言於簡端若新篇郁郁富有日新則老眼枯腸  
爲之煥然生色更當從容題品以識緇衣之好非敢  
自附於圓晏也鼓吹郝注乃有兩天挺荒村無書失  
攷序須改正何時得一握手念之念之

又

尊公去世吾輩失此良友邑中善類亦道盡矣每與

孟覺談及未常不徘徊嘆息也僕老矣衰矣餘生殘  
息只欠一死居此羅刹國土一燈半炷飯向空門埋  
頭屏足猶恐被黑風吹倒尚敢向人前挿牙樹頰剖  
白是非耶足下念我尚知東阡北陌有此一老不知  
退院老僧久在折脚鐺邊作針孔藕絲活計也信筆  
奉謝聊發知己一笑耳

又

西湖之行天時人事俱在爐炭地獄中閉門閣筆不  
能拈一韻讀暮春薄遊詩深情苦語都在阿堵中今  
渠述作與同遊殊不勝少陵之嘆羨也紅豆花絕句



婉而多風可與吾家曾孫並美此花真不負三千年  
一度矣石林詩遂成佳集此詞苑之美談不獨此老  
開眉地下也新涼乍雨殘荷滿池暇日偕同人一過  
何如

又

昨見遵王知足下重有西河之感心爲之駭悼此人  
生最不堪事未知足下何以排遣深爲念之衰老才  
盡不能如韓退之作失子詩以慰東野亦恨退之局  
促世法中不能以出世妙法廣東野之志意足下當  
曠然達觀了知此是積劫窮塵情結所致非皈心佛

法無以消蕩大乘經典如楞嚴般若卒難解悟當先  
讀黃蘗大慧語錄及寒山拾得龐居士詩此是擺脫  
悲累第一上妙藥物也未及過從草草附訊不及

又

黃冊歌不勝嘆賞却效一語規砭知高明不爲張目  
也金剛刻工幸爲催促令坦有信示報

又

選詩已及嘉隆間近代文集繁富放失尤多見聞固  
陋不得不求助於博雅君子聞仁兄收藏甚富口吟  
手鈔有數十大冊何不出以見示省第搜訪之勞共



成此勝事若屠赤水胡元瑞二公集知己評點至再  
并求惠教待采錄過即日完璧不致少稽滯有借書  
一痴之嘆也紙窗竹屋歲晚蕭然端居無事作此冷  
淡生活知不滿仁兄一笑佳集風流映帶當爲近代  
詞人領袖選後將訪求時賢之作定以此集爲壓卷  
矣信筆不多及

又

承示婁東顧君論文書序深訝其胸次繁富識見超  
越又復記存衰朽不惜告之話言賜以箴砭其用意  
良厚惜乎僕已灰心空門撥棄文字向所撰述流布

人間者不特味同嚼蠟抑且賤比土梗不復能扳附  
當世俊賢相與拈弄翰墨而上下其議論也列朝詩  
人小傳得加刪削幸甚然古之神仙但有點鐵成金  
者若欲點糞洩爲金銀雖鍾呂不能吾恐其勞而無  
功也聊及之以發足下一笑耳日來從事華嚴疏鈔  
謝客之禁甚厲雖足下相過亦不能數數延見輒書  
此以道意不悉

又

寫經承惠佳墨正所謂海墨書而不窮也李奴事小  
輩迎賽角口想無大曲直得教便更了然但此奴平



日風過便無浪藐視主人全不揪採闔門皆恨之不  
但爲近事也草草附報

又

鼓吹序乘興改作一篇以貶剥滄浪輩之語前已數  
見不欲重複耳村莊杜門但畏俗客豈敢以此例拒  
賢士耶拙集旣經批抹且付一看斷不以直筆爲諱  
也石塔書日下即奉寄耳

與孫子長

四首

人情惡薄無甚于吾鄉囹圄之中四方走問者不絕  
而吾鄉之人惟恐其不身填牢戶何相遇之深也遠

辱記存相念篤摯贈行之什不減河梁此詩千古此  
誼千古矣九死餘生幸保首領皆恃聖明護持此番  
查核似亦無他過求幸得了局便可解網握手之期  
當在春夏之交耳人便附一行不盡

又

茸城詩和章盈帙不必更煩仁兄求作一小賦冠於  
集端以賦爲序少變緣情之法亦詞林一美談也改  
詩乞即付下但畧更字面可耳

又

別後卧疾十餘日幾成鬼錄中去今尚未全愈也舍



弟求侍函丈其意甚切而修來令郎之託義亦不可  
辭昨面商活局之說似乎兩便兩家俱親串彼此可  
以相就而絳帳之所臨或以上下半年爲率至於沐  
時雨之化均也專託會嘉弟相訂幸有以副其意諸  
不多及

又

兄將有事於史館二書堪備行笥况不肖已多重本  
敢虛尊貺乎謹璧上

與陳金如十八首

撫臺公祖爲地方事希書相延欲作一復啟非如掾

之筆不足以相稱貧女借光其微寵靈不淺材官立  
俟幸篝燈一揮勿以爲賤事不容促追也俟面不一  
此字不必用回札明晨候領也

又

通除爲文債所窘頗似往年管外制用寶攢迫時然  
彼時潤筆殊可觀今日則恰與枯腸相稱可發一笑  
也兆老所委二文具草專人馳上記中已點綴安吾  
一段其少年即敝同年翼老也德符在粵不意其暨  
立卓犖如此頗爲極力描寫已盡心思但老筆禿拙  
恐不能稱耳如何如何經分續到者已領付梓人矣



新二即入城拜墓便可於福塔相揖如今春故事可也諸侯面悉不一浮老晤爲致意

又

彼親向伯璣丈營救老丈昨在坐中已面證確實矣此一言可欺孰不可欺但欲以片紙遮飾誰其信之昨紙僕不欲寓目即付小价持去俟索回奉還此後亦但付一笑不復置喙矣老僧不見不聞無盡他非所知也諸侯面悉不一

又

薄遊湖上蘭陔遇我甚厚此中知己稍稍盤桓即謀

返棹西湖六月非去意也失盜一案承縣父母留心  
爰書已具感甚感甚但此四人皆家生之子背恩作  
逆所犯雖有重輕而平日懷奸作歹無不串同僕知  
之最真言之最確而爰書力爲出脫曰異居實不知  
情則僕爲主人其言一無足取信而反取信於二奴  
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不足取信何以至此又云廿  
九日官屬錢相突有黑夜大盜之報盜情非常不妨  
累報非比他獄但貴初詞耳火光之下楊志面認張  
璧張璧亦口供確實此可以突報爲疑乎又云王中  
靈徐述各有生女楊佛歸寧此窩藏文飾之詞而據



以入招暗爲他日翻案之地此或者取供之巧妙而  
非神明之本意也縣父母道義之知臭味之好不後  
於他人秦鏡當空三尺在手豈敢以堂下之人敢望  
邢移隻字但此事親丈備知本末又爲里中太丘彥  
方公議所自出敢爲親知私言之倘便中微露此意  
無令仁聲播之後獨有一人向隅亦吾丈錫類之仁  
也湖上與相知痛飲不覺霑醉草草相聞或多醉人  
謬誤之言不妨付之一笑也相見在近不多及

又

和詩富麗婉約真所謂珠玉在側使我形穢也桃花

浪暖正魚龍變化之時犬子不過是曝腮伴侶耳撫  
公詩箋乞致學師郡侯元擬該學似不應後致名刺  
也諸侯面悉不一

又

昨日同內子自村莊泛舟過拂水初不知從者候我  
於新塔不及一艤舟相晤殊爲怍怍也頃以先塋修  
葺之始偕二三紀度相謀即日便欲歸鄉允德師伊  
蒲之供待此番來領之何如帶水已疏道起手改遷  
訂期俱藉光吉二老及吾丈台力也更俟肅謝不能  
縷縷大學衍義補序待之甚迫貧女借光幸即爲脫



稿見付所淡望也切切

又

郡守之母想已物故矣未知二難俱是甲科否今何故忽要作詩昨放四屁已不中用今再放恐又如前樣乞詳示之詩冊中可鈔一二篇見示以作樣子尤所望也詩題云恭頌余太母云云又似現在之論殊難作依樣葫蘆幸無罪絮叨也因往杭匆匆奉教一切未及端詳耳喜賡托多致意渠坐老梅下乘涼作快活封君便是老丈即日榜樣也

又

昨見敎糧事浹荷盛意乞呼小僕喻以幹旋之法庶  
不致疎失也鄒郡公一時良吏以小誤罪去吏議不  
明如此今有去思一碑假手如祿幸爲慷慨洗發亦  
可少扶公論也恃愛不罪頻煩幸甚來札并沈太史  
文馳上乞速援筆爲望以郡公望之亟也

又

新正六日設齋新塔約楚老相晤并附一二北訊皇  
華期逼匆匆治裝不復敢煩村答也若相知有欲拜  
年者并于此日一揖亦甚省便端此奉訂不多及

又



昨見庭表兄新詩淡爲嘆服不意所造一至於此因  
與梅村言之亦深以爲然也鄒奎服役已久惡其心  
狠近遂飽老拳二次矣昨已遣犬子處分此事吾丈  
可往與解其膠結勿使大喫虧也天寒足疾又發日  
以擁爐閉關爲事新塔道場當遣犬子代往頂禮諸  
俟面悉

又

邑侯下車賀序定有現成本子但改一二句著題多  
矣不須勞大匠締造昨許另作新發於矧尤見奏刀  
之妙也因促者迫只得求救苦天尊耳一笑

又

不意老解元關閉在貢院門外可爲扼腕訪知已絕  
意棘闈蕭然於丹鉛文字之間達人大觀視此輩如  
蜉蝣耳豈不可爲一拊掌乎新郡公到欲作一四六  
賀啟并小啟一通四六不過套數小啟只自敘老病  
鄉居待少閒謁見之意耳非借重如椽不足以增東  
壁之光也脚氣作苦近方稍舒得枉顧快談一日望  
之

又

昨往淮上爲當事者極談邑侯循異之政渠於匆冗



中亦爲首肯不謂復有舍沙之射出於子衿中殊可  
駭異來諭朝士公論分割皂白此不肖所願首先奮  
臂者也幸爲徧致諸老共襄此舉似亦不當紆緩也  
顧生鎧乃故交朗仲之孫頗錚錚自立縣父母加意  
保全并爲致謝草草不一

又

老耄衰頽過承華袞之褒春寒方峭不禁愧汗浹背  
感銘之衷又不待言矣同事諸公希一二叱名致謝  
賤體少間自當准扣耳諸凡留意荷荷

又

連日毒熱如蒸賴寫經意切得少結清涼法地耳禹  
九面屬繼以手札而究不得一當言之不足爲軒輊  
如此江陰令公書寫去乞即轉送兆老不復更作答  
也韓聖秋不知何日到吳不免衝炎握手耳草復不

又

時事駭聞恐亦近於真矣此中如井底一無所聞但  
有消息希一一馳示日下有西山看梅之約歸時相  
晤也

又



種種煩留意甚感鄉村盛傳邑侯有調任之信知是  
齊東之語果爾可無保留之舉耶沈朱兩家並係周  
親昨光老特以公書相囑遣信鄭重已力辭之矣墓  
道之訟各爲其祖先吾丈爲邦之司直何不與兆光  
兩老共爲調停俾當事者質虞芮之成豈非美事耶  
村居禁足收拾楞嚴付梓不敢與聞戶外片語草草  
奉復幸心諒之

又

戶糧事已悉其詳所云欠至六十者皆已付而未納  
尚挂欠額管糧人可恨如此今盡數追清度不致貽

累也震川先生集須得數日空閑方可料理幸爲轉  
致文老塔房事前已批付張國賢囑爲調處吾文可  
呼而問之爲之裁定可也郡侯碑文早乞付下并借  
送此文了前件耳想已知悉不絮及也

又

武林得手教深感惓切郡公壽詩錄金牋呈上歸塗  
芒芒俟少憇請教也

與毛子晉

四十六首

湖上歸渴欲一晤孟老來知有臂痛之恙殊相念也  
競渡喧闐端居晏坐却承粽米之惠不無湘江角黍



之思浮大白酌村醞對柳敬亭劇談秦叔寶差消魁壘耳

又

荒村屏居迥絕人事邑子來知有次公之變不勝驚悼通家契誼禮當執手奉唁衰殘病暑不能命廿里之棹因長孺行輒附數行以代辦香唯足下念之賢郎英妙邁此天折當是世緣淺薄觀化而去東門西河人情楚越佛言初生即有死不爲愚者說惟有無生之法可以消除愛別離苦也若欲撈漉三塗惟金剛般若幽冥爲功德經當多禮誦以資冥福不然骸

山淚海積劫相纏一往悲哀徒增沉墜耳知兄是學  
佛人敢以奉告應知不河漢其言也方與含師商權  
佛法又聞蒼公之訃末法中又損一法將矣感悼之  
懷想同之也

又

別後毒發右足呼號竟日夜足不履地今幸無他然  
尚在床褥也新安孫在公其還丹大藥呼爲無上真  
人茲携雷孝廉書過訪試一接席面盡九轉之秘僕  
亦願乞刀圭作雲中雞犬也病中不能多字幸諒之

又



輔教編夾注者甚佳從來讀此老書似平平耳今乃  
爲心折可見往日之粗浮也周生未見其來近日書  
賈多望崖而返此輩亦善識金銀氣也一笑

又

辰伯壽詩倉卒應命文雖不工然自是辰老之詩不  
可郡移也呈上以博一粲并求斧削爲幸石老詩序  
日下想已刻成乞付數紙欲以扣所知耳

又

練川張君載元精於方藥其大丹可以却老返童而  
度世爲人亦忼爽端謹非凡流也慨慕高誼願一謁

牧齋尺牘卷二  
見日下將卜居虞山聞門下頗多空宅思賃居度歲  
伯鸞思賃春傍伯通廡下其意亦可思也不多及

又

荒村寂寂四壁蕭然不能淹留佳客破窗風雨殊媿  
昔人風味也藉手松陵嘉惠得少寬周赧築臺承見  
諭輒以一數往幸得早言稍遲又充質庫子錢矣王  
一士賻儀些些乞爲轉致其賢郎窮途潦倒頗媿古  
人脫驂之誼每事如此非獨爲季和一家也歎之歎  
之長孺定遠俱致意不一

又



詩集之役得暇日校定付去所謂因病得閑渾不惡也丁集已可繕寫近日如丘長孺等流欲存其人卒未可得姑置之可耳鍊崖樂府當自爲一集未應入之選中亦置之矣小板漢書只取賈山傳二葉又殘佚年表一卷餘悉封附還如資治通鑑有殘本并望惠示

又

昨得泛兩湖而還深賴導師之力也羅浮一靈上座真方袍平叔其詩深爲于王所嘆果非時流可及浪老近泊吳門欲徵曹洞舊語錄何以應之

又

連日痔發向夕大劇兼以市有鎮兵鄉村大擾俟少  
定後方可出門此時尚未及即行也南來炷香少日  
定當躬致不敢忘素車白馬於彼空門也恐仙舟空  
載特遣力奉告山陰之棹非爲興盡幸深亮之

又

京口之信傳聞不一城中紛紛正是未荒先荒乃吾  
邑常熟風如此總之吾輩水鄉人家住江南黃葉村  
且省此一番驚惶也心經緣起領到尚俟細閱以復  
不一



又

淹留水閣未能即歸主人敬客之意甚切而待客之  
况過高殊可爲一笑也晤對之期當在月杪此時正  
與曷伊諸師商榷般若大有相長處歸時當面詳之  
耳老盧已大擾之不知醉翁之意不在此也藉茅連  
日不見似刻集之興頗闌珊矣別後當再扣之十七  
史序白下多來問者不妨付梓流傳也呵凍草草不

又

老體畏熱今年特甚手足瘡疥十指如錐言之悶悶

大悲跋少留几上稍間當點筆也心經序刻鏤甚佳  
法寶爲之增重矣昔昔鹽記得升庵詩話中有解老  
學昏忘苦不能記問何士龍當知之天童塔銘是靈  
岩刻者附上一冊手瘡草草不盡

又

暮莊南望文星正指湖南郎君連袂歌鹿鳴老人潔  
桂醑以介燕喜其樂爲何如也藉茅盂昉附去二函  
幸勿浮沉春浮集扶病料理放筆改抹曲折如意良  
可報吾友於九京矣二書所屬一一如命惟十七史  
序以漣下後頭漈漈不能屬思必須少寬之稍閑當



捉筆不敢忘也南中焦家釋典書尚在可一訪之釋  
摩訶衍論二藏所無彼中似尚可一訪求又楊復輯  
訓行錄皆開國釋門事典千萬覓一冊見示可問之  
丁函生也沈雪樵一字奉覽貧士孤踪幸足下稍有  
以慰之

又

今歲竒寒老人如牛馬蝟毛但爲孟鳧祖行一出耳  
老懷落落但急欲覩續刻藏本未卜流通在何時也  
餽歲之貺有加無已寒齋杞菊化爲天厨拜賜多矣  
草草附謝

又

德操家藏詩卷幸爲致之乃郎見其氣宇昂然殊爲  
故人喜不勝也甲集前編方叅政行小傳後又攷得  
數行即附入之庶見入此人於此卷非臆見耳鍊崖  
樂府稿仍付一閱楊無補在此殊爲寂寞此公才品  
畢竟今日一靈光想當與周旋也

又

八行復伯玉幸致石濤師兄并附齋銀一金窮子老  
酸正可一笑也信筆作十四絕句當令白家老媪誦  
之兄見之當爲一笑也夏五集有抄本可屬小史錄



一小冊致伯玉俾少知吾近况耳乾集閱過附去本朝詩無此集不成模樣彼中禁忌殊亦濶疎不妨即付剞劂少待而出之也

又

諸樣本昨已送上想在記室矣頃又附去閨集五冊乙集三卷閨集頗費蒐訪早刻之可以供一時談資也

又

孟老道相念甚切感甚感甚臂痛何苦纏綿將應羊叔子之兆耶日來無衢人往還未知是何物也詩集

來索者多人竣業後當備紙刷幾部應之亦苦事也

又

頃在吳門見朱長孺杜詩箋註與僕所草大畧相似  
僕既歸心空門不復留心此事而殘藁又復可惜意  
欲并付長孺都爲一書第其意欲得近地假館以便  
商訂輒爲謀之於左右似有三便長孺與足下臭味  
所合長孺得館足下得朋一便也高齋藏書足供繙  
閱主人腹笥又資讐勘二便也長孺師道之端莊經  
學之淵博一時文士罕有其偶臯比得人師資相說  
三便也僕生平不輕薦館此則不惜緩頰知其不以



衡言相目也旅次冗襍信筆相聞諸凡託重其口郵  
適有服丹之事少間即歸面盡不一

又

荒邨索居遂成野人唯繙經功課少分自在爲可喜  
耳聽講之作不謂塵作者之目兼得屬和尤爲勝事  
若可授梓人樣式一惟尊裁定無不佳也吳郡文獻  
志舊藁在許伯宏處久假不歸若得足下與長孺輩  
博雅名流共成一書可省郡中修志黨枯謏朽貽笑  
史乘也但僕一志空門不能復染指相助耳蒼老龕  
到當躬致瓣香倘賤體少閑附仙舟以行尤快事也

將樂紙供寫經即是法乳之惠謝謝

又

此世界中得享蔗境康強壽考豈非仰仗佛力正欲偕一二同人携尊相祝并致祝嘏之詞何遜謝之深也心經脫藁頗爲含老許可尚有一番較對工夫新歲當奉致以商流通金剛亦取次就緒卷帙少繁似亦不妨並行也圓談及聽講詩俱領到并謝餽歲之貺長孺文獻之興頗高而其稿孟宏堅不肯發亦可笑事也當更叶力徵之耳郎君王立眞昌黎言萬金產也慢去殊不安并及



又

載花詩聊以相試耳不謂潘江陸海斐然如此昨有  
二律卒卒應酬不堪呈醜也爲作一序差可觀少暇  
當錄出請教言夏兄序已削藁倅即回不及作八行  
希爲道意德操墓文待緡經有隙即當命筆不敢負  
諾責也詩集麗紙極荷嘉貺室中已有人取老夫  
不得染指也一笑大悲咒跋後一段要刪改數句乞  
仍付來改過方可付梓且勿裝裱入卷也揮汗草謝  
并爲致意僧佑心經格紙便中乞付數張欲作寫楞  
嚴樣耳

又

毒熱如甌闔門病卧仲德刀圭所至立起仲淳一燈  
重燄吾輩可安枕矣日來筆硯塵生早起改定大悲  
呪跋以觀音說呪處的在西竺此中有誤故也偶欲  
簡智昇釋教二書乞命記室簡付即乘便舟附來爲  
望

又

荒邨佳節蒲榴寂寞而吉中楊弱生康長孺適來舉  
盃相向差不爲文人所笑也弱生載花換書是詞林  
一佳話知必動斐然之興僕亦願倚韻以和也間中



已爲確庵作序并更定大悲跋語二兄促行未及致  
并及

又

昨以清晨小飲幾致瞑眩雖不足爲慮亦是元神未  
充當預爲培補之計也高僧傳宋刻絕佳因此益思  
宋藏耳

又

心經刻本已領到夢園詩選得四首借東壁之餘光  
勿罪其不廉也待書箋到用圖記耳志書得易藏刻  
是以搏黍博黃金也何快如之俟少間不妨遣舟來

載去也餘語具別楮

又

承枉唁未及伸謝頃以奴種侵伐墓脉致有殤孫之禍傷心慘目不得不與搆訟文宗未能面訴恐尋常片紙未能徼其斧斷兄何以爲轉旋之計乎欲來面商因疲甚少息先此奉控慙大師集日下料理畢馳上吳中文獻稿在許孟宏家者甚備多人間未見之文必須盡力取之方可成書僕處如有所有當取次覓出也諸不多及

又



腰肋作苦手瘡如茨甚苦之也藏本皆家中所有志  
書欲搜閱便可取去不必相易也夢園詩用圖記付  
去借光多矣回書甚好不知何故尚未發也

又

南雲舉止如言法華正未知爲凡爲聖也志書不妨  
載去俟小价下鄉再面喻之即可命舟來取也病目  
草草不次

又

逼除心緒不佳遂有目花喉癰之病坐此不能相聞  
也南雲窮途可念賣字亦非長策何不留之近地小

庵院中少資薪水令其度歲待元夕僕當津遣之庶  
不負安期茂之輩相託也如何如何惟熟計其便不  
敢強也景濂處未辦阿堵以拙集一部酬之嗜痂者  
價頗昂或不止於五金也

又

吳門晤後尚未一面德操乃郎得一青衿否恐難爲  
洪鑪點雪也詩集索者甚衆只得那貲刷印以應其  
求幸爲料理勿令奴子冒破爲望出三藏記乞惠一  
冊尚欲盡印新藏待少有貲糧即從事也

又



今歲風潮出自意外此中圩岸久堙白浪打門追呼  
日急卒歲無計徒有仰屋長嘆耳孟昉四十理當稱  
賀得借東壁餘光代草一敘甚爲愜當但伊使尅後  
日啟行恐不能及或少留之待此文繕寫而後發也  
司理之冊乃欲求佟處撫賀文也今佟已移鎮於浙  
此事已無干矣若欲求贈司理之詩亦須借重捉刀  
也

又

壽文稿尚未妥當彼中多有眼目之人不如先發伊  
使行另做一篇補祝亦見吾輩一片真情也如何如

何若欲取給于目下草草匆匆不成事體恐反爲所  
嗤耳幸裁示之

又

節中承存念甚荷葵榴之飲不寂寞矣牧潛集及書  
目領到拙集待印出當奉致也長孺今日歸約數日  
即來附謝

又

拙集止覓得一部即郵致孟昉矣書值八金斷不敢  
領或留貯經坊助刻般若亦是無漏功德也如何如  
何幸酌裁之聞孟昉欲了伯老書藏因緣此係人天



眼目不徒資亡友冥福也宜共勸成之耳

又

徐子能吳中之俊人也食貧介居求一館地勿齋諸公咸以爲商榷風雅勘讐書籍於高齋寔爲相宜屬不肖爲一言子能之文彩性行璧甫丈深知之詢之璧甫爲下一榻賓主東南傳爲美談亦不虛諸公雅意也端此不多及

又

約石老相晤而石老忽以暴怒致疾急歸慰問并與商回復之語兄可兼程速歸  
到舍下共了此事爲

人須爲徹知不憚僕僕也仲修千萬拉到虞山更一  
晤語而別王沈二老可同之  
草草不一

又

獄事牽連實爲家兄所困頃曾專信相聞而反倩筆  
於下走者老顛倔强耻以殘生爲乞丐耳未審亦能  
悉此意否也羈棲半載采詩之役所得不貲大率萬  
曆間名流篇什可傳而人間不知其氏名者不下二  
十餘人可謂富矣此間望此集者真如渴飢踵求者  
苦無以應惟集名國朝兩字殊有推敲一二當事有  
識者議易以列朝字以爲千妥萬妥更無破綻此亦



篤論也板心各欲改一字雖似瑣屑亦不容以憚煩而不爲改定也幸早圖之歸期不遠嘉平初定可握手曾托胡白叔尋訪郡中黃德水沈從先詩幸一促之德水詩惟史辰伯有之惡其吝而難與言也莊樂近狀何如希爲致意仲冬四日

又

桂殤詩實哀痛之餘假此少遣鬱塞又辱兄丹青妙筆爲此兒傳神寫炤而此中頗有一二語爲傍人指摘者殊非意中之事然老年暮景恐此詩一出便有許多葛藤却生家庭中荆棘此實一往哀傷點簡不

到悔之莫及今乞仁兄爲我將此刻收起萬勿流布  
待面時一訴委曲然後知此詩之不可出也然道誼  
骨肉之感則銘之無盡矣心經旣欲流通似須照藏  
板爲妙二跋日下心事少閑即當屬筆也舍師已行  
矣草草附謝并祈鑒諒苦心即此詩不行亦勿露其  
所以爲人口實尤見深愛也即日面盡不多及

又

風雨連綿都無春和節氣殊爲悶悶且惏惏也王雙  
白兄吾黨文章節義之友慨慕風義思一投分知當  
把臂入林渠往吳門欲問星橋間道幸遣一介爲指



南僕亦借爲前茅矣楚詞四本附去瞿有仲詩序  
紙乞轉致之雲間已有回札否諸侯面盡

又

接輿負戴賃春裘褐餘生偕隱殊不爲宗黨所念足  
下獨鄭重枉存稱千金之壽世路悠悠良未足以語  
此也舟次草十七史序老生常談迂腐滿紙恐未足  
增冊府之光也如何如何心經小鈔閱完送去卷首  
借重舍老旁論及細簡鈔中所錄旁論不滿數行殊  
爲寥寥或緣起引証私記特爲鄭重則旁論雖從省  
亦可也出三藏記乞借一閱白門之行定在二十左

右頃藉茅爲賤降遣信已與訂之矣更須一面而行也

又

錫山高我止携書畫漢王皆希世之寶也僕適冒風困卧不能賞鑒如此奇物非三代人與波斯胡不能別識也力疾草草

又

吳門殷乘六兄携仲雄書來有家傳張王田詞一冊欲貢之門下王田即著詞源上下卷者元初隱士與仇山村諸公皆宋遺民其于詞學最深元人爲宋詞



者其甲乙也此稿爲殷氏世傳人間更無別本珊瑚  
本難非波斯胡不能賞識宜乘六之汲汲也昨一字  
附欽敘三頃復及此皆吳中佳士故不憚煩耳

又

蘊生詩自佳非午溪輩之比須少待時日與陳卧子  
諸公死節者並傳已有人先爲料理矣其他則一切  
以金城湯池禦之此間聒噪者不少置之不答而已  
閩集四卷領到日下總較過奉納也

又

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奇書惜其殘闕僅存

數本仲老携來思欲傳之不朽幸爲鑒定流通使此  
等奇人奇書不沒於後世則汲古之功偉矣詩集序  
可付藁來另寫登梓未刻經目并雲棲經直乞借一  
看

與王中恬

武林署中團圞度歲湖上寒梅關門老石皆可以蕩  
洗襟懷發皇興致恨未能輕舟相從握手一笑也茲  
有徑山壽光上人載經板過關門輒以一言通於長  
公蓋書本刻藏乃紫栢大師及陸五臺諸老未了公  
案今已及什之八九望爲慇懃長公發心唱導爲浮



圖合尖之舉八十年法明盛事賢橋梓得收其成功  
豈非靈山付囑一大事因緣耶此僧真誠樸茂肩荷  
佛法殊非緇衣裨販之流幸具隻眼待之歸期想當  
過桃李之候村中松花釀新熟可引滿一醉也篝燈  
捉筆草草不盡

與王楚先

江村屏居窅然世外武林人來每道關門如水輿歌  
載塗輒爲色喜但冰署蕭然惟是朝夕袍笏拜石丈  
不太寒苦耶湖上舊游落落如晨星惟馮雲將吳巽  
之二公文彩風流尚是天寶遺民輜軒多暇時與往

還亦可以討論風雅爲湖山生色也徑山壽光上人  
律行高峻此土真清淨僧也近以載經板經過關門  
輒以一言爲先容不但求免權稅意欲求爲金湯護  
法了大藏浮圖合尖之舉庶幾現宰官身不負靈山  
付囑耳萬惟真切留意勿以尋常緣法應付也心經  
小箋附求印證篝燈捉筆不盡馳企

與毛華伯奏叔黼季

逼除爲文債所苦兩日以來頭涔涔然擁被僵卧遂  
不得倒屣相迎深用爲愧文債相逼應是枯腸作祟  
不知與頭腦何與李代桃僵殊可一笑也尊府君墓



志謹具草呈上文頗詳於學問大指意欲推明所以  
刊正經史之故以徵於儒者故於尋常行履未免濶  
畧此亦爲文之體如是高明好古者當一覽而知之  
也

與潘憲甫

承贈佳墨又是隱君子手製磨用寫經墨池上當生  
五朶吉祥雲也許贈俚言久而未就更辱佳什枉存  
不獨瓊玖之詒亦几杖之賜也慙負何如卜居之說  
已於長孺札中畧知尊旨矣南村晨夕良非易事當  
更圖之草復不一

與毛奏叔四首

溫如先生志文力疾具草乞爲轉呈確庵先生老學  
荒眊柴荆滿紙但以相知見委不敢爲世俗諛墓之  
文未知可徵惠如椽大筆削而正之否金剛經想已  
卒業有感應四則全稿所無幸補刻入之亦頗有勸  
發也

又

梅仙來得手教純金粟玉果如所云深喜吾黨有助  
而賢者取友之不徒也詩卷爲題數行并書扇頭且  
附確庵一函幸爲轉致心經小箋改正訛舛幸命刻



工細爲剜補可便流通矣大師夢遊集繕書人多寫  
難字不便誦讀必須改正此等尚是寒山之流毒也  
楞嚴首冊乞付潘老金剛藁已有次第即日可奉覽  
也冗次草草不一

又

潘老來知慙大師全集梓工過半賢昆仲乃心法門  
如此爲之喜而不寐大師小像應刻卷首并托生辯  
一篇乞付潘老入梓金剛疏解亦即日刊正奉覽也  
善生從山中來託附此信諸不多及

又

脚病幸得痊可苦無明醫診視耳夢游集諸刻一一  
領到因少遲未及寄嶺南司理且待後郵唯集中爲  
繕書人多寫拘體別字讀者殊爲不便必須發令改  
正以便流通功德不淺也尊公卜地事不可不留心  
江右熊渭生今之名家偶到郡中似宜延之相宅以  
迓元吉也附聞不一

與素昭

二首

犬馬之齒重荷記存江村寂寞未能欸留徒有心銘  
而已余太尊以太夫人千秋之託下委聞命悚慄履  
歷未詳不能立傳謹作表節頌一首以文體言之則



頌詞似鄭重於作傳也專力奉上敢乞代爲郵致諸  
俟入郡面請

又

昨小价回辱示手札縷縷千言更惠名酒小杯滿引  
差足當河朔避暑矣辱示張撫公墓文極當載筆以  
副盛意但現任督撫大官金石之刻必須當代館閣  
元老撰文非山林廢退之人所敢代庖也此係向日  
舊例斷不可違豈敢冒昧執筆惟高明深諒之

與君鴻

村居荒僻繙經禮佛居然退院老僧與吾弟經年不

相聞問不謂吾弟記憶有此長物也日月逾邁忽復  
八旬勅斷親友勿以一字詩文枉賀大抵賀壽詩文  
只有兩字盡之一曰罵二曰咒本無可頌而頌本無  
可賀而賀此罵也老人靠天翁隨便過活而祝之曰  
長年曰不死此咒也業已遍謝四方豈可自老弟破  
例耶若盛意則心銘之矣來詩佳甚漫題數語勿怪  
佛頭拋糞也詩箋已領不煩再加繕寫也謝謝題語  
并上

余向題奚川八景詩云清平之世忠孝家有此識  
字耕田夫今君鴻遭世界滄桑躬耕讀書作春農



秋田絕句以詠歌其志意吾祖風流居然不墜良  
可羨也余退耕江村日以繙經禮佛爲事視君鴻  
乃不識字耕田耳聊書以志余媿

與湘靈

仲恭非死於其弟乃死於其兄也魚頭之論言之詳  
矣承示此舉知爲師門篤摯他日立朝風槩可以預  
期老人倦息惟有徬徨感嘆耳

與大可

邇來繙閱楞嚴少窺前塵假合之理搏沙眷屬喻如  
幻人伏承存念教以達觀不二之言可謂先得我心

者矣敬謝敬謝犬子居喪頗能循禮嘉其至性亦頗以毀瘠爲憂計必宗衮之所深念耳郡齋如水遊客如蝟索書者喧闐如市思欲以鐵門限禦之良可笑也

與福先 二首

量移之後聲塵寂蔑頃才一接手書欣慨交集潛然欲涕宦海升沉人所時有而此時此世尤非所堪加以物情澆惡徵索填委雖以尊閫賢能能爲無米之炊而剝肉補瘡將火炙穴旣無點金之法又無避債之臺決意欲親抵任所憇其苦辛僕以關河間阻干



戈載道再三轉囑山妻力爲勸阻而卒未肯轉圜此  
僕心所深憂也仕路險惡業已備嘗如欲循資依格  
取次遷轉昔人所謂鮎魚上竹竿大爲費力若得乞  
假移疾脫身南歸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吾輩朝夕相  
依討論詩文研窮佛法便是三十三天到處有隨身  
宮殿何苦戀戀雞肋碌碌馬蹄側塞鼠穴中作窠藪  
活計耶雖功令嚴切恐有鐫責若其究竟止於罷免  
則吾以爲勝於一日九遷也僕自戊戌秋殤一亢宗  
之長孫自此益厭薄世事專向空門附去心經小箋  
并桂殤詩二種聊以見老人近況生計蕭然賴荆妻

課耕勸織聊以卒歲賤體幸尚強健日噉米一升許  
傳得仙酒釀法神許可以延年此皆足下所樂聞也  
人便信筆作字家中一切安穩亦殊不煩老人照管  
但此心不敢不盡也千言萬語只以早得執手爲望  
不多及

又

頃得范三兄札知有錦旋之信爲之狂喜此時得歸  
故園骨肉團圓此人世第一吉祥八十衰翁有種種  
事件欲待足下商權今得遂此願餘生暮年亦第一  
可喜也原約歸里之日先到村莊後入城市此言萬



萬不可爽約專率稚孫掃門酌春酒以待車騎之至  
勿令老人望眼欲穿也呂小隱頃在村中知足下歸  
信不勝雀躍故人朋舊盼望如此東阡南陌殊不寂  
寞也因范三兄行草草附候神與俱往矣會面伊邇  
不復多及

與遵王 三十首

新堂名曰述古名雖舊而意頗新以吾家子孫但知  
誇張錦車駟馬無有追及於老人者故爲此文以洗  
後人勢利揀擇祖宗之誚勿如唐人題壁以圓元皇  
帝某代裔孫繼至爲口實也逼除冗沓頗無作詩况

味要必待登堂之日飲酒既醉方可撥枯腸發老筆  
耳勅先石林二序亦并脫稿試一覽之近爲文債所  
苦撥忙弄筆亦復有欣然處多生習氣未知何時得  
懺除也新正許携樂府相訪盡偕勅先一來草草不  
盡

又

既醉之後草得十韻殊不成章但取市利十倍耳諸  
俟面談

又

端節損餉皆精妙之品不敢不拜聊辭二幣少解面



長而已宋刻藏書計十一種共二百三十四冊沉閣  
有日茲因順使亦并完上內人多致謝尊闔并及二  
幣女使傳內旨諄復改辭爲謝無解面長也一笑

又

三事竟無可攷十四州已屬他家雖有此物亦是五  
渠村上十破靴好換糖喫耳一笑道藏書目等少間  
尋出此兩日未暇也

又

歲行盡矣有兩窮爲苦手窮欠錢債多腹窮欠文債  
多手窮尚可延挨東塗西抹腹窮不可撐補爲之奈

何甫老壽文前與其使者以望日為期正是祝相公  
又不在家時候也一笑一笑

又

世譜是故家傳寫之本今譜中止有四王之像而此  
中項五似是忠遜王像也可勿失之吳越備史後一  
段是緒山妄增鈔本無之今鈔本不存可惜可惜

又

佳兒已彌月承湯餅之惠正愁錯寫弄麋書也製得  
嘉名當不愧西域同時容另書以上宋板卜九卷少

日奉納



又

別後遂有充問之慶不敢云抱送亦願爲老人摩頂  
作湯餅客也肇錫嘉名當精思以復耳和詩清麗婉  
至所謂珠玉在側也漢王程墨皆上品附謝不一

又

張燈開宴主人愛客不減信陵虛左愧非夷門老翁  
無以報公子耳詩稿改數字寫呈意在屬和不敢以  
拋磚自諱也帝師經本附去此亦墨莊中異物幸寶  
愛之

又

定老一冊便郵附去前日得無受渠一拳撞碎烟樓  
耶伊人尚在否梅村亦有梁上之厄便中須一寄慰  
也荔枝詩少間奉和即書小冊呈政可耳

又

涼風美饌清談竟日折福已甚日來爲石壕吏激聒  
固其宜也長孫子附看金不就乃託詞耳聖俞集  
有興可令侍史錄出欲標舉之少爲狂且箴砭耳杜  
詩留心箋補爲妙

又

書值淡荷緩急謝謝更許另日續處之說幸爲千萬



留意待昏夜叩門時不致空手回耳時事海內奔走  
赴愬或可幸免劫運中豈可逆料耶日來料理續集  
欲以編次相屬亦早爲陵谷計耳日下放忙來一晤  
不盡

又

前承見應之數一一領訖日來詩思苦澁淡待起予  
能爲發端以便屬和否

又

雨夜止宿便如啟南之於匏翁但彼無清樽妙舞尚  
爲欠事耳杜詩寫就首卷須見示過付梓爲望

又

紅豆詩潦草捉筆真所謂東家效顰不若王王映閣  
筆吟紅差能免俗也梅聖俞集可覓一部見示

又

明日有事於邑中便欲過述古了宿昔之約但四海  
過客哀痛之餘食不下咽只以罷食共飯勿費內厨  
所深囑也先此訂不一

又

聞有奇本後漢書可付一省否杜詩註尚有種種欲  
商須面盡也偉長扶病而行尚欲到此而去可憐哉



又

梅邨處賀冊已料理完備否諸詩可付來一省長孺  
有一卷欲附郵中中有珠玉殊爲珍重深以浮沈爲  
慮幸付一字確報以慰安之切囑

又

梅村浴兒詩具草附覽中有一首是借來者試一辨  
何如欲和但隨意拈韻不必依韻自窘也十子序容  
寫出付往

又

勅先詩序正欲捉筆苦枯腸無佳思又重以來命益

復縮手容少撐扎具艸也潤筆太奢沒加料物相償如何

又

亂帙中簡出道德指歸端人馳去此夕撫此殘書商權良可胡盧也諸俟獻歲面盡

又

松陵遇沛國招提夜談直述所聞以相質正遂無一語相撐柱久之蹙然曰如此則遂不當成書耶又久之憤然作色曰如曠原二字出穆天子傳箋注不曾開出豈亦門生誤耶許多攷訂皆元本所無便可一



筆抹殺耶徐告之曰吾意不如取兄補注最用意處  
爲元箋所未有者開寫幾十款俟僕爲採酌附之箋  
中似爲兩便渠期期不答以此觀之則元本之必不  
可刻斷可知矣然必須仔細檢點一過無多有闕誤  
可爲彼口實此則足下與二三子之責也箋注二字  
不如以小箋易之以明不敢當注之意可也類書學  
問盛行於松陵又與他處迥別長孺其魁然者也勿  
漫視之湖上囂塵滿眼少日盤桓便作歸人偶因便  
郵附此以發一笑

又

杜箋聞已開板殊非吾不欲流傳之意正欲病起面  
商行止長孺來云松陵本已付梓矣繆相引重必欲  
糠粃前列此尤大非吾意再三苦辭而堅不可回只  
得聽之僕所以不欲居其首者其說甚長往時以箋  
本付長孺見其苦心搜掇少規正意欲其將箋本稍  
稍補葺勿令爲未成之書可耳不謂其學問繁富心  
思周折成書之後絕非吾本來面目又欲勸其少少  
裁正如昨所標舉云云而今本已付剞劂如不可待  
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晚年學道深知一切皆空  
呼牛呼馬豈憚作石林剝身以此但任其兩行不復



更措一詞若箋本既刻須更加功治定既已賣身佛  
奴繙閱疏鈔又欲參會宗鏡二六時中無晷刻偷閑  
世間文字近時看得更加嚼蠟矣杜注之佳否亦殊  
不足道也或待深秋初冬此刻竣事再作一序申明  
所以不敢注杜與不欲流傳之故庶可以有辭於藝  
林也昨石公云義山注改竄後又有紕繆許多彼  
能爲義山功臣獨不肯移少分於少陵乎治定之役  
今分任之何如熱毒欲死揮汗作字閱過毀之

又

杜詩松陵悍然付梓我竟作石林剝身矣可爲一笑

秋興舊本乞付看即欲改定相商也皎然詩式簡來  
一看

又

昨有一字復之可謂痛切矣其意堅不可回刻成必  
遺四方姍笑而彼意殊歸怨於此中之刻謂我輩忌  
其分功而故阻之也愚意不如且停此中之刻使彼  
此無所藉口然後申明不欲列名之正意以分別涇  
渭則彼無所辭矣細思畢竟如此方爲制勝之策不  
然成一話柄也如何明日更須一面或偕夕公來共  
商如何



又

昨晚匆匆有數行却留几上傳刻之說寔爲有理俟  
面談方知其不謬也杜詩昨送去一本再付一看尚  
有好檢點處也

又

長孺引子長爲長城盛誇其議論可爲絕倒覽過一  
笑即付來手以便作答也即此一端邪氣甚熾吾黨  
寥寥可爲歎息晚涼可來一談箋中有栢茂林五言  
古及過始興寺與李秘書二首簡來一看

又

有人云子長之語殊可思常熟人註詩只好常熟人  
看正謂吳江人註詩只好吳江人看也雖爲子長解  
嘲亦頗有致舊序曾改正否或可使之聞之以寒其  
膽也一笑

又

松陵信到此人惜重同里諸人氣焰以舊序刮我性  
發不能忍作一書舒發憤懣乞爲我詳定來稿商權  
停妥方可繕寫致去日下與長孺往返小札亦有存  
稿否有之可爲簡出前序稿乞改正刻好

又



杜箋一冊畧爲較對送去恐中間疎誤處不少更煩  
詳細刊定庶可不遺人口實耳全本標題仍云草堂  
詩小箋爲妥下一小字畧存箋者之意不欲如彼以  
李善自居也一笑

與繼起和尚

五首

菊月初過吳門已擬登臺入院踐腰包扣訪之約軍  
聲初解干戈充斥胥江毳帳矗如儲胥問訊友人皆  
云不應以老命試虎吻翹首望崖悵然而別教中言  
佛說法楞伽山非有神通者不可往以目前事驗之  
信然箋註首楞已五易藁而未能愜當聲聞無大定

力聞乾闥婆王奏樂心蕩不自持忽忽閣筆頃乃收  
召魂魄誓以餘冬了此宿債寒燈老眼尋行數墨非  
夜分不就枕笑謂雙白兄無謂我白衣說法仍是老  
秀才之乎者也業債未了仗緣補足耳殘歲杜門禁  
足以圖輟簡獻歲發春便當摳衣納屨長侍法筵矣  
陶輪世界在淨名手掌中斷取靈巖一席便是東方  
不動國也不出山門見趙王消不得趙州老漢一杯  
茶耳待禮足時抵掌一笑也糖菓之貺老人翻經時  
不覺中邊皆甜敬謝法施二老不敢另啟容專信相  
聞也



又

虎阜名藍惠邀飛錫緇白翕從人天頂禮而不肖以  
足病纏綿不獲與摠衣捧足之列不能奮飛徒有瞻  
企謹遣一介專告不寧葡萄漿一罌此西域最上法  
供謹用奉獻獅座揺松握麈之餘傾灑一滴便可普  
潤大千不但供牧女乳糜也辭壽小箋一紙附博破  
顏一笑又二紙致靜白二老稍間即圖趨侍不盡馳  
企

又

日來腳氣作苦辛兩腕尚健稍稍料理筆墨又作後

香觀說錄呈奉博一笑蒲萄楊梅遂作包茅之貢沾  
此法乳不勝慙愧中秋入院當携一盞作供千人石  
上庶可當西域蒲萄漿作老三藏上等供養也草草  
附謝不一

又

地水火風忽然抗手告別勉強扳留只得停住却復  
氣息支綴行步歎危依傍病榻不能出房攏咫尺從  
此閉關匿影與人世隔絕古人云如我已死此頂門  
一針也應酬詩文雖復潦草亦未免驅迫心神通用  
發誓一切斷絕胸中亦不留一元字脚矣燒



便請從報恩圖贊始知當爲破顏印可也扇頭二詩  
如見道貌於寒香疎影中福橘直是甘露蜜不但療  
相如渴也元歎欲叩問宗鏡落索正苦未得一面餘  
語雙白兄能詳之世事不堪一笑但有船子和尚掀  
翻白浪爲得便宜耳會面茫然徒有神往此後往復  
省用名刺亦省事之一端也

又

餘暑未除兵塵乍起荒村寂寞息影杜門擬即麻鞋  
竹杖奉叩精廬以謝飛錫之勞尚未能腰包出門遙  
望慈顏徒有瞻企世界如陶家輪取次遷移不出金

栗左手老人長眠三界不知有旦夕遷訛又或者交  
臂失之以爲變異皆不滿天眼一笑也雙白居易行  
託致鄙衷竊欲其急往雞山探金襴袈裟消息不欲  
其淹留獅子座下也幸老師兄遠遣之元歎生日偶  
作勸酒詩在雙白郵中可寓目以發一笑

與舍光師

十四首

蒼老龕到元有心期子晉拏舟共載已束裝矣忽苦  
痔發遂巡中止總俟入塔時躬致瓣香不必拘吊送  
之俗儀也別後緇閱心經疏畧忽有省晤始知爲賢  
首寄釋法界之文連珠記纂集雖勤殊未克了此此



中一往開晤似有冥加非關智證也但義門圓奧引  
据浩博必須法眼證明方可自信信人耳恨二豎爲  
祟不能奮飛是用悵悵諮決一編乞批削見示勿以  
示人抄畧次第意欲先金剛而後佛頂以佛法精深  
流通不易不同外典可以聊爾卒業也會圓記先奉  
還五冊其二冊尚俟繕寫秋間先會圓談後理餘經  
而會圓中多與疏鈔重複必須大加芟削方可和會  
其中由致亦須面商之也會圓梵本不妨先付較對  
以小本譌謬殊不堪讀也子晉行草草附此晤元歎  
多爲致意如說或可從彼索之也力疾草草不成字

諒之

又

世網煎逼身事繼羈風塵奔走兩過吳門不能巾車  
入山樞侍講席頗聞吳中宗師雲集喝棒交馳獨華  
山一席唱演雜華圓音落落法界迢然風雪當門甚  
難希有此中宗趣殊難與觀場拍肩者道也第以長  
夏屏居荒村思卒業楞嚴蒙鈔以了夙願草木畧具  
疑義弘多非得面聆慈誨手授筆削故未可以會通  
諸家折衷近德也此書雖未成頗爲諸方所知亦有人  
謂白衣說法多出彌天指授者此鈔若得流通似



於法門有少分利益如其義門不精疑誤未削則弘  
法之過在龍象未免分任一二也秋風已至倘得飛  
錫邨莊盤桓數日俾得從容扣擊諮決積疑此經得  
卒業流通過恒河沙功德故知無量無邊矣又去冬  
發願會鈔金剛論疏已具草本是中章門正待商榷  
知爲法門弘度不憚煩勞也身非梵志敢請法輪楮  
短語長伏惟慈念

又

入春多病更苦瘡痕手足卷攣幾成廢物以此未得  
趨侍法座質疑問津也首楞四錄及經鈔首冊知己

經繩削幸即簡付其餘幾冊日下到郡城親携請教也諮決十義及十門懸敘如命點竄一過亦俟晤時更求指示耳所云推簡法出起信論者徧簡論中並無此文想是教典未熟不能簡出耳乞詳細示之以便舉筆又七徵一偈未知何人所作并出何典亦求見教也因重其便附此相訊幸賜教言諸侯面請不復多及

又

闔廬城中在在設獅子座嘯徒命侶登壇說法老師兄獨屏居深山篋束肚皮邀數十清衆談論勝義執



松枝爲塵柄列白石爲朋徒此真正道人家風也南  
岳天台猶以領衆爲悔若天眼遙觀則時節因緣亦  
應如是此老夫所以焚香遙禮喜而不寐者也法門  
彫謝素師兄又順世去矣東南法將非公其誰幸爲  
努力承當勿令刹竿倒却世論悠悠如百蚘蚋置一  
器中啾啾亂鳴何足聽也昨從袁生附一函索首楞  
四錄及蒙鈔首帙今復託鄭莊置郵幸即賜省發或  
即付鄭郵或端遣一侍者持來唯所命之耳楞嚴廣  
注曾一披覽否楞伽注并覓付一覽或可于此中根  
尋行公行履也推簡法及七徵偈并求詳示延佇來

教跛予望之

又

大教弘演慶雲凝空腰包漉囊即當馳赴法席雖復  
兩耳隔垣爲雙卷荷所苦正不妨作難陀龍王無耳  
而聽也學徒箋啟尺幅爛漫讚嘆之餘漫題數言昔  
人言天花墜地是齧蚤蟲之義豈不可爲一破頽耶  
疑義指示信可謂清流不憚惠風也此中淨師謂諸  
論不同中觀者確指師子月諸人非等取無著世親  
也來教云爾想未覈讚述元文耳三性權實人所易  
了清涼疏文減損佛性乃是正斥三藏非傍指學人



之語亦非圓談所謂如有破屈須存禮樂者此所以成疑也更俟面時再請諮決耳山僧回信筆奉復不多及

又

頃接得諮決旁論不任喜躍愚所以不揆固陋翹勤啟請正欲大德曲與鉗鑄痛加箴砭捧誦再三不惟法燈智炬照徹晦盲而一片直心古道盎然於楮墨之外此番得奉誨示直是積劫因緣非復尋常經義商榷也其中妙義雖欲砧錘相向亦多有彼此相發明者意欲采其和會者逐段註入以補愚陋之闕畧

更有鄙意所未叶更欲仔細商量者則待從容更加  
分疏參諸座下再求指示所謂法門著作經久乃定  
此不易之論也受教弘多先此馳謝諸侯武林回日  
更有咨稟法堂事敢不留心機緣二字亦看時節知  
天眼定中自能照破也舟次草草不盡瞻仰

又

昨子晉挈舟病痔不能共載頃已少安即日汎西山  
之棹當先詣法座方往致瓣香也撫公或當往謁入  
山與灌老幼老商之即日面晤不復多及

又



疏鈔講至第九會便是色界諸天將至有頂若汰二  
師誓願可了畢矣賤體少強俗緣得閑便當趨侍談  
筵少需法乳也劫運未了風火未息憑仗佛力得以  
安枕菰蘆敢不努力教乘以報罔極金剛會箋開歲  
重爲整理方有頭緒了此即再理楞嚴完積年未了  
公案恨不得長侍左右借斬丁切玉之手斷我葛藤  
也山中監院未可輕付善生待再望幾夏法力稍充  
方可任此耳撫公等書帖如諭送上正恐不足爲有  
無也蒼師塏銘已經法眼鑒定料不至如汰師之文  
供一輩無眼人摸索也長干塔光詩附上請政便中

幸以一紙致元歎居士又繙經疑義數條幸不惜寸  
畧批擲以普法施也

又

崑婁之行機緣何似此中想不乏須達長者耶毒熱  
如焚吳門之擢且止端此來領蒙鈔以便接寫即未  
能三卷全付且先付第四一冊望之望之三卷全依  
尊批奉爲指南義門楚楚爲之一快因此益發興繕  
寫知慈心引度不罪促迫也

又

正思聞問忽奉來教殊有函蓋之喜道者忽然而去



不來索報殊自失也今特遣一介奉復賫蒙鈔二三  
卷專求治定并乞即付首冊以便繕寫盲人模象全  
賴明眼人指點不得云蝦以水母爲目也一笑一笑  
二三卷點筆後仍乞尅期見教方敢再奉後帙夏秋  
必欲了此程課恐歲月悠悠不堪把翫此經輟簡更  
多所商權倚仗法將作人天眼目也真切真切

又

四卷將竣得六七兩卷接手欣慰無量後手望撥忙  
料理佇俟法乳之惠也此地大兵四集當事者奔命  
不遑分衛因緣何處措手倘有喜善之人得覓一事

來請之郡公或可少濟此中唯一二鈍僕不能知馬  
之牝牡寧能辨此耶善爲謀之可也

又

法門情誼關切救失長善不惜一片婆心效此忠告  
不謂公貢高自是懷諫遂非一至於此也來教但展  
首行耳報圓通四字不但笑破人口正恐大妄語成  
業報凜然哀哉惜哉良可悲愍其他滿紙葛藤一經  
點筆應手破碎逐段批駁便成一篇大文字姑留篋  
中且未流布清涼凡有破斥須存禮樂之訓不欲盡  
情發揮不留餘地耳度公不能見

地只是爾爾



決而馳不以我爲不忍荅不欲荅而以爲不能置  
荅也則當傾囊倒篋與文初輩諸法友有心有眼者  
共爲撫掌耳寒窓逼歲晨夕料理大經古人云那有  
閑工夫與俗人拭鼻涕耶聊此裁荅此後無煩往復  
如有智人見此亦當解頤一笑耳

又

寒窗課經無片晷之暇藏其書漫題數字殊不能爲  
長價也懸鏡流通俟子晉諸郎來當爲勸發未知便  
可令首肯否總亦時節因緣耳草復不一

又

草木餘年慈光加被介壽之文鋪敘教典爛然盈篇  
蓋欲於世諦文字中宣說勝義使世間窮兒得乳黑  
眼見光其用意良厚頂禮之餘再三繙閱此中以華  
嚴序文成益頓超十義配合楞嚴觀音圓通揆諸教  
理似有未必然者既已灼知之矣而有過不說是非  
混同則非公所以枉教之本意也是以敢直布之古  
人釋經釋論多方標準開合通別殊塗同歸必先取  
章門貫穿文句符順水乳和合對法分明今圓中初  
文云高不可仰則積行菩薩曝腮鱗於龍門深不可  
窺則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清涼自釋爲揔顯高



深明權小莫測今以觀音二殊勝義配之以上合十方諸佛配高以下合十方六道配深彼此文義絕不相蒙稍通句讀者一展讀而瞭然次下八益一一可知固不待委辨也觀音大士於首稜會上自敘圓通法門先正敘古佛授記三慧重修入流亡所忽然超越次乃備陳三十二應入諸國土獲一十四種無畏功德四不思議無作妙德由始洎終宛轉生起無次第中次第歷然智者大師科法華十門普次第鈎鎖亦復如是今指第一無畏觀音解脫當第一見聞爲種益却超閑取文殊元依一精明分作六和合偈文

當第二解行益初於聞中入流亡所一段却當第三  
頓證益前三既爾後七可知如斯翻攪有何義趣將  
倒楞嚴以就圓文則主賓易位將舉圓文以攝楞嚴  
則函蓋失宜行布不成其爲行布圓融不成其爲圓  
融終歸矯亂不成安立亦何取乎爾也法門深廣展  
演無窮因陀羅網重重涉入如百川之歸一月如兩  
鏡之瑩一燈必欲段段縫紉節節補綴入海筭沙豈  
爲智人今以圓文十益湊合圓通則以一乘教義等  
十對配十圓通亦可以一蓮花十圓門配十圓通亦  
可以華嚴三法界各各十門各各配十圓通亦無不



可屋上架屋床上安床末學無知轉相師述移頭換  
面長此安窮徒使戲論弘多魔外口實清涼所謂烟  
鬱於火雲翳長空裁而削之如長風卷霧者此也方  
今末法淩夷賢首一宗未絕如綫良以爲之徒者不  
能確守清涼圭峯長水家法少有一知半解便思自  
露聲影爲名聞利養之地耳且如金剛經首須菩提  
歎希有世尊長水記時處德事爲四希有古德師承  
確有來自今不扶古義便指經中不可思議爲希有  
則一經之文曰應無所住曰以無所得曰不取於相  
如如不動何莫非希有哉此所謂籠統真如顚頂

佛性也今人心麓解淺西土偈論既苦其圓奧長水  
刊定又厭其浩煩徒影掠禪家話頭草率翦截用以  
便講口而順流俗重疊義句但盈紙墨則亦何益之  
有哉悠悠斯人湯湯長夜良恐娑羅樹王長歸凋謝  
毘羅樓閣無復門開俛仰像末有淚如雨知公於我  
有同心也來教自敘此番悟因謂趺坐繩床藏識田  
中流出一句云云此正由教觀未精陳言宿物柴棘  
曾次忽然影現如魘人窠語自成倫次耳比較十魔  
中飛精說法境地尚隔霄壤却乃認作聖解鄭重證  
明悟則無咎如來豈虛語哉經論中微言妙義如天



厨美饌悅可人口一經饑敗便成陳羹餽飯如所云  
楞嚴即華嚴華嚴即楞嚴八寸三分帽子逢人便戴  
此羅什法師所訶嚼飯餽人者恐未免有識者一軒  
渠也圭峯裴相千古高踪末後慙慙曲垂接引法幢  
摧倒撐拄乏人公如果以圭峯自命尚請精研極慮  
繹思所以爲圭峯者則其後而鞭之若僕之於裴公  
美自分愚智凡聖相去不啻九牛毛何敢希風扳附  
犯人糞刻檀之戒唯公以老耄而舍我俾得安愚分  
則厚幸矣直心訓問如來所許故知不以爲終日是  
非而瑱置之也令師祖墓銘承命載筆屬詞簡質無

一長語知不爲俗眼所喜未審法眼以爲何如習氣  
濃厚多言放狂妄古羅罪尚俟懺請

與石林上人

二首

往辱獻甫潘兄東書執贄款門造謁知其爲溫文恭  
敬強學好問之君子不圖其珪璋文府精理道心富  
有日新一至於此也紺珠一書貫穿三藏繁簡博約  
殆將合珠林一覽而爲一書如羅寶網如探海藏故  
當并日窮歲專力告成用以發初根之信心箴盲禪  
之虛誕不徒標指人天兼可摧折魔外其他諸書大  
都函雅故通文章開國成庀史料皆當殺青繕寫次



第出視眎世之卮言稗史諛聞淺說廢紙朽木者豈  
止日劫相倍也哉惟是不佞少而失學長而雜施老  
而廢業南箕北斗徒負虛名東抹西塗了無實際過  
承獎飾參預古初掩卷捫心良用嘆息文章千古得  
失寸心豈敢矯情飾讓以自外于君子乎亦當待假  
年餘晷更僕悉之非可以片言陳寫也古人七十自  
稱老夫猶自幸不見棄於後賢以老耄而舍我若以  
後進門卑過自挹損則其待我益薄矣毋老老毋少  
少毋賤賤毋弱弱鄙人之知豈遂後於管夷吾之婢  
妾乎明年要松陵朱長孺了杜詩箋注舊債倘得師

兄拉潘兄共事商訂亦藝林美談也殘冬多暇願一  
請見草草布懷聊代折柬不宣

又

伏讀義山詩箋注援据詳洽尋味良苦可謂既文既  
博亦圓亦史雖復世諦之駢枝實則藝苑之金鏡也  
焚書之後幾無片紙腹笥單疎老眼昏眊繙閱一過  
信筆點竄無是正之能多闕如之義奉承嘉命良可  
愧矣注書之難昔人所歎觀陸放翁所論杜蘓之注  
知注釋之功良不減於作者採芻蕘之鄙言通舉燭  
之誤論纂要鉤圓刪煩薙雜更與通人如夕公輩者



疏通證明撰定一編庶不負阿師禪餘梵罷攤書冢  
筆數十年一片苦心也序文敢不如命佇俟削藁便  
當命筆諸侯面請不悉

與木陳和尚 二首

喪亂殘生學殖荒落恭承嘉命令補造密雲老人塏  
銘以償十五年舊逋每一下筆輒爲戰掉重念先帝  
偶惑左道旋皈正法於老人末後因緣可謂佛日重  
開法燈再耀雖復百千萬劫灰沉石盡此一段光明  
灼然如第一義天不可揜蔽不揜固陋奮筆讚述欲  
以殘楮秃管捧扶桑殘照於質多吞噉之餘使閭浮

檀金輦一千光明仍照耀四天下亦愚不自量矣佛  
言如然螢火照須彌山然畢竟須彌四山亦未必不  
受螢火一照也未知法眼照見以爲何如次後著語  
頗爲老人施十重步障竊自謂心平如地口平如水  
任彼百舌瀾翻千喙剝啄亦可以譬諸一映付之一  
笑矣布水二集繙開再三偶一棖觸放筆作序大率  
皆撐腸拄腹薄喉衝口之談譬如病人寢語酒人罵  
坐李禿翁有言奪他酒杯澆我塊磊年來作詩文什  
九如此非吾老師兄其不嘔而吐之者亦尠矣勿道  
阿哪阿哪撞痛我心也兵塵方起法筵寂若劫火所



燒時我土常安穩不能不遙望嘆羨仰恃佛力法力  
昇平不遠摠衣入室知有日也曉師還信筆奉復并  
以爲約

又

往在嘉禾得見李孝貞傳後序不但文辭爾雅而尚  
論閨門風義原本於祖宗之教化當墨穴世界點出  
金剛眼睛甚難希有徑山有言予雖學佛者然愛君  
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正於數行文字描寫出  
徑山老人鐵輪頂上圓明自此鄙人八識田中屈盤  
偈塞種得此一段根苗每至酒闌月落香消燈炷此

中影子落卸未嘗不與老和尚相晤對於大圓鏡中  
也腐儒失學拙集流傳積年餽飯嚼之便欲嘔噦不  
知何緣得入慧眼過爲誇訐當是此土衆生應以聲  
論語言得度如鄙人俚言樸學臭腐滿紙老和尚亦  
放眉間白毫相光收入文字海中耶以此知文字三  
昧不可思議如此往年擊節大篇故是霜鐘相應也  
密雲尊者塔銘十五年前已諾江上黃介子之請矣  
重以尊命何敢固辭第以此等文字關係人天眼目  
豈可取次命筆年來粗涉教乘近代語錄都未省記  
須以三冬歲餘細加簡點然後可下筆具稿謹與曉



上座面訂以明年浴佛日爲期爾時或得圍繞猊座  
覲面商榷庶可於法門稍道一綫亦可以慰吾忘友  
於寂光中也上座還手勒奉謝蕭辰山深唯爲佛法  
強飯自愛

致劉

世路間闕聞問疎濶昨姚文初郵中傳得文端公行  
狀自惟文端公館閣深知與尊府君死生宿諾日月  
逾邁丹青窅然用敢洗心刻腎撰成墓誌一篇老學  
荒落質俚無文然一字一句流出心腑祈以徵信史  
傳汗青一二有識者頗謂文直事諛不減蘓子瞻之

於君實景仁而僕不敢以自信也謹用繕寫一通附  
伯璣便郵奉致伏惟如椽之筆削而正之則不肖亦  
死且不朽臨楮悚仄不敢多及

與

病廢卧榻不復與人間事適犬子來言足下不愜意  
於鶴如不欲其居此寺此寺自先祖創修愚父子三  
世爲檀越親見鶴如苦心爲衆撐住山門毫無過舉  
必有僉人以浮言中傷致有譴怒然此僧無罪而去  
則山門無人料理立致傾頽恐非足下護法盛心若  
老病檀越剥盡面皮又不足致喙也種種遣犬子面



悉詢福先大士可以知公道也草草不多及

致黏

逆旅邂逅得快覩鳳文麟采仰韓慕李大慰生平更  
辱以尊府君千秋之託下詢芻蕘受命飲冰慙悚無  
地老體畏炎即日促裝返舍以召命不敢久稽遂采  
擷事狀倉皇載筆當台翰未頒已先具稿付侍史繕  
寫畢工謹再拜奉致記室大意欲敘列循異實蹟以  
備史館之採故不敢撫拾煩文但懼老學疎頑無以  
副仁人孝子之心耳翰貺隆重叩首拜嘉臨楮不盡  
馳企

復王

不肖荷賢喬梓道義篤摯交在紀羣之間尊府君大  
葬同軌畢至聊申穉子生芻之誠尚闕巨卿素車之  
誼每一念及忽忽如有所失過承嘉命以隧道之石  
見委此遺民野史所欲嘔心鉅賢以自效于知己者  
也循覽來教所欲暴白於身後者惟督薊一段公案  
此意與愚見脗合故臨文不憚鄭重別白複累分疏  
而其他歷官行事但撮舉其大畧金石之文尺幅窘  
促體例不得不爾亦以孝老行狀詳委藻麗郁郁乎  
良史之筆他日可以考信金石不但取徵於墓石也



再考行述有事未可言言未敢盡筆未能達之語掩  
卷深思爲之黯然流涕誌文亦仰體尊指少分發揮  
舊學荒落才筆榛蕪愧無以副仁人孝子之百一高  
明圓覽當省察其苦心知不以爲狂瞽而憇置之也  
奏疏成帙者郵中侶未見付旋觀老世文精心敏識  
自當排纘得宜不須問道於矇師也翰貺綢疊九頓  
拜嘉信筆謝復不盡馳企

答吳

秋來脚氣作苦困坐小樓玉頭陀來得手教甚喜兄  
老年作子衿仍奉二侯香火不失小侯舍人本色元

不喫他家粥飯也聞頗以筆札自潤僕苦老窮亦仰  
給於此本賣文爲活糊令室倒懸不免爲老杜笑人  
耳夏興先風氣日上孝琛有子深喜故人之不亡也  
喪亂困窮澹老之葵贖助涼薄可羞可愧兄猶置之  
齒頰不啻撻我於市朝矣秋深尚期玉頭陀再來兄  
何不發興同詣江村酌仙酒一笑信筆不多及

致姜

衰殘病廢日依空門送老迴思蘭水執別邈如隔世  
傳聞太夫人百歲考終不能致生芻之吊登堂無日  
徒有浩歎而已友人陳崑良吳下志節之士慨慕龍



門思一登其阪屬一言爲介紹知不吝函丈之席慰其扣擊也今郎大兄風氣益復道上并得把臂深慰老懷雲天悠悠臨楮不盡馳企

復史

衰病鄉居不能倒屣延賓昨以感寒擁被高賢下臨有失擁篲反承翰貺殷勤感愧交并不覺汗透重裘惟老年丈心照之耳來諭令親事地方自有耳目當事自有見聞不肖杜門伏枕何敢輕置一喙既屬老年丈主持則縣父母自當首肯亦不俟不肖贅陳也

與

千旄在郊重以致餽飽德難名素飧滋媿即日採訪  
少有端緒當有末識奉佐帷幄也頃聞上海缺篆松  
江府訓余志行才品兼優顧瑞老曾請署崑篆者以  
海篆委之必能刻勵盡職不以暫署傳遽其官也署  
篆本不論同省常熟廣文亦有曾署崑篆者乞即賜  
憲檄特委俾鼓舞預奮以副海邦之望伏惟台裁不  
盡馳企

與

崑啓太倉諸生張嶸故憲副起潛年祖之孫也起翁  
清望在西臺遺愛在江浙厚德在鄉井古所謂鄉先



生沒而可祭於社者也子孫世守素業家徒四壁不  
愧爲清白吏子孫攻苦力學才藻蔚然徒存遺笏之  
思未免負薪之歎典衣裹糧走謁臺下伏乞老公祖  
惠顧年誼愾然念其先人追其遺德噓枯吹生重爲  
賑卹則綈袍之德與緇衣之好誼薄雲天感激泉壤  
矣信筆奉啟伏祈垂炤不一

與

茲啓敕鄉衝疲地瘠糧重邇來仍歲游饑漕事滋困  
其弊在有司偏於爲民運官偏於爲軍總司止知漁  
獵常例軍民兩不關心致令冗務愈艱風紀掃地今

幸遘下江總司江雍世通才介節迫出流輩簡良黜  
蠹嚴謝私謁弁旗肅然民樂輸輓至其調停協劑不  
激不隨戮力僨催羣艘將竣從來未有如此嘉弁祖  
臺之簡慎用人履屐皆得其所此可以徵一班矣祖  
臺諒已稔悉其狀益等緇衣之好不禁鼓舞伏冀破  
格獎植上以酬賢勞之績下以慰輿情之慕且使羣  
弁知所警厲則裨裕國儲非淺鮮矣臨楮不勝瞻企

與

敝門生郁起麤弱冠掄魁名節自砥慨然有澄清世  
道之志不謂懷才無祿於公車垂翅之餘溘焉旅逝



遂有里中惡少周鴻者藏毒舍沙潛入京邸聞啟門  
生之變遂以登聞上訴據周鴻所訟客歲已經憲結  
鄭鴻老爲禾守時鍊案具在經台翁犀炤之下沉冤  
自雪但起磨二親垂白嗣子孤孱門內之事尚苦莫  
支重以欽件名色差牌一至舉室向隅悲皇無地且  
周鴻故匿不出重累起磨之子祥徭奔命莫措懇乞  
門下暫緩郁氏差提俟拘到原犯周鴻則祥徭自行  
投審不敢後時而鴻又誣砌孝廉胡明遠列款助惡  
以鉗制公道事關一體萬勿異視另提且明遠亦係  
弟闡中所取士雅意自好向經薦舉特與起麟同里

同籍遂爲羅織伏乞將周鴻昭誣反之案題覆庶豺  
虎伏辜而郁氏髦弱得荷再生矣其關世道風紀者  
非淺鮮也

與

老公祖豹燾龍旂炤臨下邑某幸得從樵夫漁叟之  
後投竿輟末仰觀光儀伏承旌節式廬德意惻歎腐  
儒粗糲竟日淹留寂寞江天頓開雲霧衰遲病蹇未  
能摳衣納屨扣謝鈴下徒有注香盥漱仰視圓造而  
已日者敝邑諸紳以蔣令德政申扣臺端治民爲其  
邑令讚誦似屬格套然非某等所敢出也實見此令



心事慈祥舉動緝密邇者編審一事剔搜避役之田  
數萬畝羣口譟詠屹不爲動此可謂之能任事能任  
怨矣書生作吏昔人謂如入暗室漸漸光明仰望老  
公祖力賜培植教誨薰戒以責其後效則此今之幸  
亦地方之福也萬一不能久留署事者傳舍其官徒  
滋騷動而後今又未必賢目前漕兌與當年賦稅誰  
則任之治某株守杜門自不敢以片紙干邑令無私  
交亦無情面目擊桑梓利害敢激切申言之知臺下  
必見採納也靖江令陳長才卓品久冠薦牘無容治  
某贅陳去年勦寇之役角巾單舸出沒於波濤矛戟

之中一言撫慰則懦弁退卒皆相率以赴湯火用能  
驅使聽命萑苻削跡其深歎之以爲他日可爲國家  
効一臂文武大畧者也若以四郡中員少數窄一概  
吹求天下安得有雄才偉器資國家緩急者哉恃道  
義之愛手勒草廩伏乞省覽恕其狂瞽臨楮無任悚  
惕

答

恭惟太老師閣下國之宗臣世之壽耆台階三宿與  
南極一星竝炤耀於閩海謙益幸附宮牆得私淑艾  
不揣以狂瞽之言效封人之祝太老師不爲吐棄廁



之金函王軸之後不遺葑菲過爲揄揚弘長風流固  
大人君子之所有事而益之愧汗則滋甚矣流氛漸  
徧西江蹂躪浙東少年又復見告風鶴震驚吳中未  
能安枕便思移家浮海避地於武夷海嵩之間未知  
太老師肯授一廛俾得受廣廈萬間之庇乎次公經  
世大畧尚困公車一見賢書便爲短氣長公服官留  
署便可頻接聲光此通家一快也大刻久陳几案奉  
爲楷模更辱頒賜喜出望外多儀種種對使拜嘉  
此附謝不盡瞻企

復

清齋晤對殊快結轡供張甚設便破除旬月齋厨殊  
非所安耳善星比丘事考証最核按翻譯集云是羅  
云庶兄如來堂弟庶兒故稱爲子古人兄弟之子皆  
稱父子疏廣傳可證也疑爲調達之子亦是有理俟  
更詳之教相雖瑣瑣亦要分明如直脉云如來庶弟  
豈不謬哉阿舍出第幾卷并示之

復

老朽廢人錢某頓首奉復衰病屏居忽蒙竊鐵之謗  
是用遣使面質今旣無影響即一笑置之矣門下竭  
力營葬以致紛呶亦在觀過知仁之例縣父母公廉



明允贖地歸公之斷闔邑歡呼稱頌此正門下翻然  
改弦之日也儒取改過佛重懺悔昔人教養由基射  
曰以善息來教縷縷未能酬答謹以善息二字獻之  
左右諸不多及

致

叨承教愛瞻仰斗山吳樹燕雲每勤夢想頃因犬子  
某北上專叩鈴閣奉候起居恭惟閣下德懋補天勛  
侔浴日海隅蒼生咸在覆露如弟白頭故人孫愛黃  
口稚子孤踪子跡深藉帡幪倘蒙召見俯詢積懷數  
載睽違如侍函丈何幸如之令公郎世丈不敢輒啓

弟臨啓不勝馳企之至

致

南北迢遙懷想之甚臺下功成名遂身爲陸地神仙  
亦曾念及下界凡夫白頭故舊耶犬子某北上特令  
拜候萬福積懷千縷非楮墨所能盡一切屬犬子口  
郵萬惟垂炤臨風依依不盡馳企

致

每承北信備道恩私仰知黃扉元老終不忘白髮故  
人也犬子某計階北上託令專叩鈴閣問候起居積  
懷千縷海墨難書稚子口郵可傳梗概襄踪子跡仰



致

荷台慈如天之覆不獨廣廈萬間也臨楮不勝惓切  
恭惟閣下赤舄在朝衮衣遡返西郊之風雷旋息東  
岱之霖雨淳興凡在教我無不拱手稱慶而况夙荷  
交知得蒙眄睐如不肖益者乎衰遲貧病歸向空門  
貝葉息心禪燈送老獨是御恩感遇染神鏤骨惟有  
晨夕炷香遙祝望拜頌補浴之殊勛介岡陵之景福  
耳犬子計階端叩鈴閣積懷千縷屬其口郵如天之  
覆不但廣廈萬間意不盡言統惟崇炤臨楮不盡馳  
戀

致

往年寄孥雕陵荷賢喬梓道誼之愛家人婦子仰賴  
鴻慈雲樹風煙每紆雁素惟尊太翁老世兄郵筒不  
絕翰墨相商時詢鯉庭遙瞻鸞掖寸心繾綣未嘗不  
往來函丈也不肖某草木殘年菰蘆朽質業已撥棄  
世事歸向空門而宿業未亡虛名爲祟謠詠間發指  
畫無端所賴台翁暨司馬公愛惜孤踪保全善類庶  
令箕風罷煽畢口削芒此則元氣所關海內瞻仰不  
肖潦倒桑榆無能報稱惟有向繡佛齋前長明燈下  
稽首齋心祝延介福而已犬子計階鼎叩鈴閣黃口



童稚深望如天之覆其爲銘勒何可名言臨楮不勝  
馳企

致

累奉箋啟仰塵鈴閣積懷馳企與日俱新頃因犬子  
某計階端叩台階肅候函文伏惟申命典謁賜之話  
言俾得常坐春風永依冬日則如天之覆不唯廣廈  
萬間也弟菰蘆長物歸向空門惟有貝葉息心禪燈  
送老不知箕風畢口何自發機仰恃台慈重加覆露  
私心銘勒惟有向繡佛齋前祝延介福耳馮楮瞻依  
言不能盡

致

春初削牘奉候綸扉衰殘索居馳企日積頃因犬子  
計階北上肅候鈴閣犬子旣仰塵年譜諸孫皆錯列  
門墻草木餘生託廣廈萬間之庇盡可知也伏惟視  
學多暇留心著作高文典冊獨步西清此中二三門  
人訪集近代藝文僕謂臺閣體裁斷以松陵爲冠冕  
惜向惠集燬於劫火即弟所草序言亦爲六丁取去  
今茲卷帙富有日新幸不惜盡發其藏流傳詞苑此  
珠林玉海之光竊願樂觀其盛也南郵有便幸惠德  
音信筆草勒不盡瞻溯



致

舍侄孫補官曾附數行奉候鈴閣茲以犬子某計階  
屬其端叩函文奉候起居白頭故人黃口稚子一皆  
仰藉幘幪深蒙覆露故知扶桑之日先照幽遐岱岳  
之雲不遺枯槁餘生長物屏跡空門惟有回繡佛齋  
前長明燈下歸依補浴頌祝岡陵而已豚犬顓蒙孤  
踪惘惘伏祈照拂稍慰衰殘積懷如縷言不盡意

致

睽違節鉞已隔三秋企望台光如在几席頃因犬子  
某計階北上端令叩謁奉候起居伏惟老公祖資望

深崇帝心簡在東南半壁指日再睹衮衣則海隅蒼  
生之福庇亦菰蘆白首之光寵也餘生暇日感荷恩  
知惟有向繡佛齋前長明燈下遙祝萬福而已臨風  
瞻依不盡馳企

致

吳閭執手一別三秋恭惟老公祖望重四海澤滿三  
吳棠蔭方滋歌思彌永頃者帝心簡在資望深崇東  
南半壁指日再覩高牙治某得與海濱父老聽車音  
而迎馬首斗牛之分德星賁臨豈獨一家一人之私  
祝哉向所指武林奸惡已遵諭屬舍侄孫某令其執



三尺法從事渠仰承憲規一一稟命決不使吞舟漏網也茲因犬子某計階端令叩謁問候萬福黃口稚子伏唯推愛垂青治其臨楮不勝顙望之至

致

菰蘆遺老削跡空門京華故人如在天上梅邨南還深承慰問頃因犬子計階屬令端扣函丈郵致積衷伏惟王衡大斗公望日新竹素之業與鼎鐘並茂古今文人不多見也扇頭紙上每見佳什吉光片羽未厭鄙懷所祈大開武庫盡倒珠囊禪餘經罷香炷燈明得以洗滌蒙心發皇道味何快如之近况潦倒具

在犬子口郵廣廈萬間尚祈蔭庇公郎世丈不復別  
啟臨風可勝瞻企

與

倅回接來示深荷盛雅梁鎮臺太翁志文頗費苦心  
未知不負千秋之托否也志文署名不稱通家弟而  
稱生者乃後輩謙退之詞也年家字則刻石時宜爲  
補入惟門下酌裁轉示日下待津途少通即當往弔  
面盡區區也諸不敢多及

與

昨遣豚犬奉候雉門知已得摳衣奉教矣總河公祖



壽章承台命草率具稿伏生年耄江淹才盡尋行數  
墨殊不成章惟老公祖削而教之邑令德政詳在公  
揭已屬犬子面陳不敢贅及

與

頻年契濶如阻山河道誼之愛著存于心未嘗不夢  
寐爲勞也祝嘏之詞重荷台命癯餘生久荒筆墨又  
不敢愆長筵之期刺促具稿真所謂疾行無好步也  
惟知已深諒之灌溪年兄并希道意不盡馳企

復

東海重鎮借重元戎從此鯨波不興狼煙永息菰蘆

遺民無不仰望旌節况如不肖夙叨知愛備在肺腑  
者乎老病索居未遑申賀台翰下頌具見不遺故舊  
一片盛心也懷東見時每道台丈高誼不啻口出相  
見時想當面悉之矣使便草率附謝尚容端候不盡  
馳企

復

門下雄材偉畧超絕儔伍今得荷國士之遇登壇大  
用不勝忻幸台翰遠頒垂念老朽足徵知己厚愛百  
倍於世情也不肖八十衰聾頭暈足軟僵卧床蓐餘  
生無幾深可憐念伏讀來教惟有感佩銘勒炷香佛



前合掌遥謝而已萬惟慈諒不盡馳感

答

門下蓋世英才自當建非常大業登壇仗鉞榮命伊  
邇當效班定遠萬里封侯不嘆王門頭白也舍姪孫  
回具悉起居兼荷存念老病支離日甚一日無可爲  
知己道者鎮郡公附致一函以門下雄姿偉望彼自  
當望風欽挹殊不以鄙言爲輕重也力疾附復不盡

馳企

答

舍姪孫回得手教知曳裾雪老幕中英賢相遇必有

殊猷偉畧報效聖朝予日望之僕近來老病衰頽日甚一日歲稔家破饘粥無資棲身豚犬以雞窠鼠穴卒歲殊可憐也郡公處爲雪老致數行齒牙琢冰不足軒輊聊盡緇衣之好耳近因虛忤成症醫者苦戒筆墨霞老行狀尚未見委亦須待春和賤體少強方可從事執筆也力疾附報不能多及

致

願見之懷不啻饑渴頃聞却掃謝客未敢持刺唐突典謁倘得賜燕間許一接見便當趨侍函丈諸侯面陳不備



與

雙白來得手教諄諄如面談更辱垂念家門骨肉道義情見乎詞可勝感佩近日一二梟獍蜚語計窮創爲一說謂寒家戶田欠幾萬金將有不測之禍又託言出自縣令之言簧鼓遠近試一問之戶有許多田田有許多糧若欲盈欠萬之額須先還我踰萬之田而後可小人嚼舌不顧事理一至於此此言必有聞於左右者亦付之一笑可也海晏河清杜門高枕却苦腳氣纏綿步履艱澁此天公妬其安閑以小疾相折抵也

復

不肖衰殘病廢眞人世一長物屏居江村從折脚鐺  
邊過活士友從吳門來每道老先生殷勤獎借殘生  
餘息不知何以辱高賢記存惟於長明燈下合掌遙  
謝而已太夫人盛德高年禮當致祝嘏之詞况又恭  
承寵命重以嘉貺第以足疾初愈筆墨拋殘尚須少  
日經營方能執筆長至後當從事研削以附致南山  
之祝不敢自以能事而受促迫也今弟世兄并此致  
意諸不多及

致



軒車過存重以嘉貺力疾奉謝祇一候雉門以台駕  
有課士之役不得瞻拜光儀尊太公及二烈家傳如  
命具草老學荒落謹撮錄行狀補綴不文伏惟如椽  
大筆削而正之即日面請不盡縷縷

致

餘姚黃晦木奉訪裁數行附候計已達鈴閣矣友人  
陳崑良赴溫處萬道尊之約取道金華慨慕龍門願  
一投分此兄志節軒翥不肯伍眉謁權貴介特道誼  
之雅輒爲紹介縉衣之好知有同然自當把臂入林  
冰乳相契也晦木知必荷眄睐先爲遙謝臨楮不盡

物類彙編卷二  
三  
馳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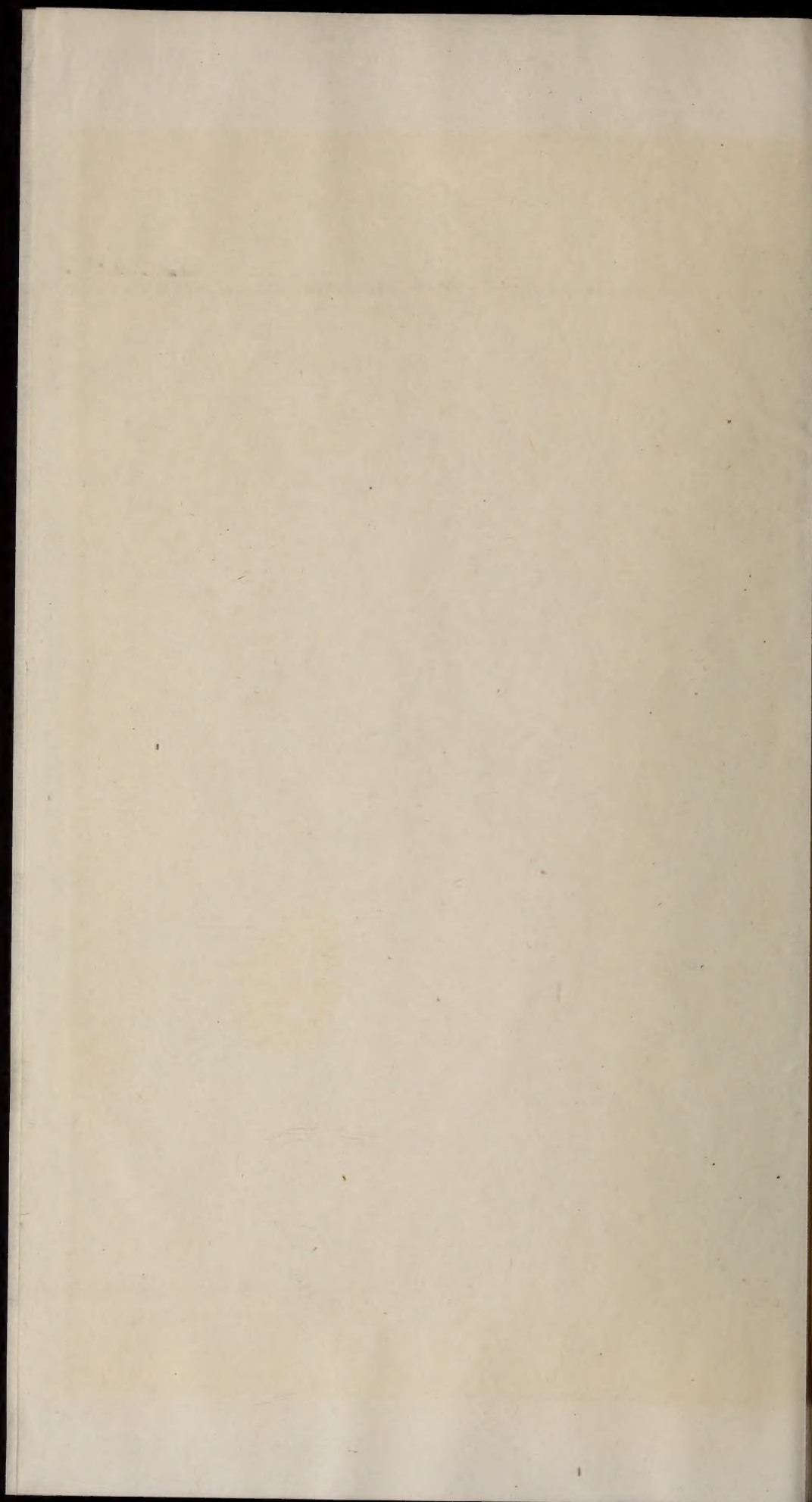
與

介有兄來備道吾丈襟度冲深衷懷篤厚汪汪千頃  
與今世人情迥別頃奉手札垂念老朽愛深骨肉披  
陳情愫宛如面談如此一片肝膽信可照徹千古殊  
自喜老眼之不謬也知有宴爾之慶聊致一片以祝  
燕喜即日雙珠抱送老夫仍當效寶誌摩頂但苦衰  
病日增貧寒切骨恐不能苟延旦夕耳

錢牧齋先生尺牘卷第二終

顧氏藏





卷之六

七

今有兄之遺書，吾父之遺書，皆在子手，

其今他人前，則引之，吾父之遺書，則不引，

此其所以為孝也。如而讀之，此一片肺腑，

自是而後，不復有他如自愛之書，即致一書，

亦即自愛之書也。夫乃當此之時，而自愛之

書，則不復有他如自愛之書，即致一書，

亦即自愛之書也。夫乃當此之時，而自愛之

書，則不復有他如自愛之書，即致一書，

亦即自愛之書也。夫乃當此之時，而自愛之



